

第一章

“小菱，过来。”睦家的户长，同时也是睦心菱的爷爷睦轻，对着正坐在书桌前努力算会计的睦心菱说道。

“爷爷，有什么事？”睦心菱不太情愿地从书桌前起身。“爷爷，今年是我考第四年的二技联招了，好歹你也帮帮忙好不好？明天就要考二技了，我可不想再考第五年了。”也难怪睦心菱这么抱怨，因为她考试的心路历程真是坎坷死了，还记得她第一年即将去考时，被一只白线斑蚊给叮到，得了登革热，所以很可怜地无法应考。

第二年时，考场就在不远的前方了，而她竟然发生了车祸，两手骨折，无法应试。

第三年就更莫名其妙了，睦心菱的爷爷是有名的神偷，而他的父亲睦争拒绝学习偷东西的技巧，宁愿当个小小的公务员。而睦轻怕这从不知他曾、曾、曾几代所流传下来的功夫失传，所以就指名了睦心菱一定得承袭这项“三只手”的绝技。而睦争不想蹚这趟浑水，只想安心地当个小小的公务员，便“拜托”这个长女一定要继承这个技艺。在无可奈何之下，睦心菱国中就忍痛继承了……同时也很可怜地失去了快乐的学生生活。

她白天得上学，晚上得由睦轻训练她。

而很不巧的——在她三度要上考场之时，竟然临时被睦轻告知要验收“成果”……在哭诉无门、上诉失败之下，她只好忍痛去当了第一次的“三只手”。

衰啊……如果这还不叫“衰”的话，那有谁比她更衰？走出家门时，左右邻居看到她，开口一定是——“心菱，你二技到底考到了没呀？”唉！重孝了三年，这真的是她的错吗？想一想，这只能算是她倒霉而已……而今年是她考第四年了，补习班所发的讲义、教材早被她给背烂兼翻烂了，这回千万不能再出什么乱子，不然的话，她就真的得再考第五年了！

不要哇……救命呐……谁来救她呀……“考什么二技？家里又不是养不起你！”睦轻不悦地道。“等你二技毕业后，还不是当个小会计、小秘书之类的，哪比得上家传的绝学！而且这是从你曾、曾、曾……不知道曾几代的祖先所流传下来的，我们更要将它发扬光大才是！”他扯着十分宏亮的声音说道。

“是！是！是！”每次讲的都是这一套，听了上百遍，她的耳朵也快长茧，背都会背了，爷爷怎么都说不腻啊……睦心菱在心里想道。

“知道就好。”对于孙女受教的态度，睦轻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那没什么事了吧？我要继续去算会计了，明天就是我考二技的日子，这次是真的不能再出差错了，不然我可就惨了。”“考什么二技？”睦轻的脸不悦地板了起来。“明天去给我偷一样东西！”他命令道。

“什么？”睦心菱的声音扬了起来。

“有什么问题吗？”“爷爷，你明明就是给我出难题嘛！我去年已经被你验收过成果了，今年没什么好验收的，如果没事的话，爷爷你就早一点去睡吧！”睦心菱挥了挥手，有些敷衍地说道。

“不行。”“爷爷……”睦心菱尾声拖得老长，已经十分不悦了。

“闭嘴！”睦轻随手拿起一本杂志，指着那本杂志的封面。“看到这个封面上的男人了没？”“没看到。”睦心菱赌气道。

“小菱！”“看到了啦！”算了，再怎么挣扎也没有用了，她的二技可能注定得考第五年了，睦心菱在心里为自己叹息着。

“很好。”睦轻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睦心菱抬起头，看着杂志的封面。封面上的男人，眼神十分冷冽、如刀斧雕刻出来的五官、挺直的鼻梁、十分细薄的唇瓣，以及他身上所散发的那股睥睨天下的王者气息，在在都说明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封面上写着“瞿骋”。唔，这个男人不赖！

“看到他左手小指的玉制尾戒了吗？”“看到了！”她的视线由男人的脸部移到他的左手小指。

“你去偷那样东西！”睦轻命令道。

“什么？”睦心菱张大了双眼，不悦地嚷着。

“要测试你的实力。”“我的实力已经很坚强了好不好？用不着再测试了！”“不行！我叫你去偷，你就得给我去偷。”我的老天呐……“好吧！我去偷。”难不成她还能说“NO”吗？虽然她是很想说出这个简单的英文单字，但反对到最后仍是无效。

“两个星期的时间，一定要将那个东西给我弄到手。”“爷爷，等你玩够了，是不是要我再送回去还给人家？”也难怪睦心菱会这么问，因为每一次当“三只手”所偷来的宝物，她爷爷很少会留在自己的宝贝保险箱里的；大部分都是把玩个几天，觉得无聊、乏味时，又将东西丢给她，叫她送还。

“怎么可能？”睦轻从鼻孔哼了一声。

“那不然呢？”她好奇地问道。

“当然得收在我的宝贝箱子里喽……”“是喔……你可别玩个几天又叫我拿回去还。”毕竟偷的时候风险就已经很大了，更何况是要归还时。

“这还可以测试你的临场应变能力。”睦轻点头说道。“呐……听到我的交代了，就要努力去做，知道吗？”“知道了。”“应该就是这里了吧？”睦心菱喃喃地说道，手中还拿了张地图。此刻的她，正站在一棵大树下看着对面那栋三层楼有着围墙的住宅。

“不知道里头是不是戒备森严……”睦心菱四处望着，没看到摄影机，她松了口气。

管他的！今晚就先来试探看看好了，不行的话，再想别的方法就好了。

瞿骋身穿着白色的浴袍，手中拿了个酒杯，躺在沙发上。虽然室内的灯光有些暗黄，但他的神智仍是非常清晰。他过惯了一个人的生活，虽然有些孤独，却也非常平静。

昨晚，那个上他床的娇艳女人在和他云雨一番后，竟然想利用自身的美色来缠上他，真是愚蠢。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个讽刺的微笑，他不是个重欲的男人，女人在他的心中就像是调剂品一般，而温润的胴体可以让男人消除身躯的疲惫。平日呢，就要乖乖的，像只柔顺的小猫咪一般。

受男人豢养的女人只要具备这几种特质，对他来说就够了。但最近他身边就出现了一个不识相的女人。

“她可能还没弄清自己的地位吧！”瞿骋冷淡地说道，她竟然要求他娶她？不然就要将他们的关系公开。

公开对他有差别吗？他对于舆论、媒体根本不甚在意，会破坏的只是

那个小演员的名声而已。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男与女天生就是不公平的；纵使大家一直在倡导着男女平等，但又可以做到真正的平等吗？男人滥情叫风流，那女人滥情又叫什么？红杏出墙？抑或是更难听的“寡廉鲜耻”？所以在某方面还是不平等的！

他和那名小演员，双方你情我愿；若公开他们的关系的话，她可不见得会受到舆论媒体的庇护、同情；相反的，可能就是像会把刀子往她身上割吧……也许可能幸运一点，由默默无闻的小演员成为炙手可热的三级片女星，或者是花花公子杂志上的玩伴女郎……但那又关他什么事？轻轻摇晃着酒杯，暗橙色的酒在酒杯的边缘划出一道优美的弧度。不管那名小演员怎么样，都不关他的事，他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再啜了口酒，感到有些睡意，瞿骋从沙发上起身，走入了卧室里。

身穿着黑色夜行服的睦心菱，脸上戴了个面罩；而面罩上又戴了一副可测得红外线的眼镜。

在确定围墙外没有任何机关后，睦心菱纵身一跳，手构到了围墙，小巧的身躯轻易地翻入了那片大理石的围墙。

“哇……真是有钱！”睦心菱忍不住说道。眼前的景象是一大片的草地，最少有数百坪，而草地的中间则是一栋三层楼的楼房。

她迅速地移到了门口，思索着，要用什么方式去“拜访”这名主人。当然，她是个贼嘛！不可能大大方方敲着门，对着门人的主人大喊：“我是三只手，打算来向你‘借’个东西。”她又不是有病！

“该如何是好呢？”啊！她拍了拍脑袋，试探性的移了下窗户，发现没有上锁，于是便翻窗而入。

循着楼梯，她上了二楼；不知道瞿骋睡在哪一间房间？她只好一间间开始找。

在走廊的尽头，那是二楼的最后一个房间了，不然就得上三楼去找了。蹑手蹑脚的打开了门，房内太黑暗，所以她只好拿出小型的手电筒对着床上照着。

在有人推门而入时，瞿骋便醒了。小偷？呵！还没有人敢偷到他家！也许他该为“他”的大胆拍手叫好一番。

瞿骋不动声色地躺在床上，稍微翻了个身，这样更容易察觉到对方到底要做什么。

这个举动吓到了睦心菱。她在听到瞿骋的平稳呼吸声时，才放下心来，戴着黑色手套的手，开始在瞿骋的左手上摸着。

“他”的手好细小……瞿骋在心里想道，随着这个念头升起，一股淡淡的花香味窜入了他的鼻子里……难道她是个女飞贼？睦心菱的手摸到了瞿骋左手小指上的尾戒，正想将它自他的手指上拔下来时，手腕便被人扣住了。

“啊！”睦心菱惊叫了一声。在她还来不及反应之时，原本应该在床上好好睡的瞿骋便从床上移动了下，他的手往睦心菱的腹部劈了下去……“好痛……”睦心菱往床上倒去，蜷曲的身子哀嚎了声。天呀！她可是女飞贼耶！

何时弄得这么狼狈了？瞿骋打开了灯，房内瞬间明亮了起来。他的眼锁住了在眼前蜷曲着身子的睦心菱。

“说！你有什么企图？”他逼近了她。

睦心菱连忙从床上起身，想办法要逃脱；原本是打算要跳窗的，但二

楼实在是有点高。

相准了门口，睦心菱往门口冲去，在瞿骋靠近她时，用力扫出了一腿……
“身手还不错。”瞿骋说道，他闪过了睦心菱的腿。

而睦心菱自知不敌，于是连忙拔腿就跑。

瞿骋也不阻拦，任由睦心菱“漏跑”。

他原本可以轻易地捉住她的，但是他没有！

虽然女飞贼跑了，但空气中还飘散着那股淡淡的香味。

由于她戴着头套，所以他无法看见她的脸，但那双晶亮的瞳子闪着十分动人、而又狡黠的目光，就像是随时随地准备算计人一般。

“有趣的女人！”瞿骋露出了一抹饶富兴味的微笑。“她”挑起他的兴趣了。

她还会再来的！他在心里想道。

睦心菱踩着疲惫的步伐，上了楼，走进了自己的房间里。“可恶……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睦心菱受到瞿骋的一击，腹部一阵阵抽痛着。天呀！那个拳头到底有多硬呐！

锁起了门，睦心菱坐在床上，拿了件浴袍，走入了浴室，褪下了衣服后，发现她的腹部竟整个“乌青”起来，可见那一拳的威力实在是直逼“降龙十八掌”，威力真是惊人呐！

她迅速地洗个澡，换上了衣服，从浴室走了出来。也许得换个新的策略才行！

硬抢——她根本不是瞿骋的对手，用偷的——对方的警觉性又太高了，她根本无从下手。

唉！痛苦啊……她再叹了一口气，人家说叹一口气会死几个细胞，看她这几天叹气的次数……唉！又叹了口气了，她身上的细胞可能已经死上几个亿个了。

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呐？为什么她混沌的脑袋就是想不到一个好方法？啊！突然地，睦心菱拍了拍自己的额头。“对了！我怎么没想到！明天再去偷好了。”通常人们的想法都是小偷不会连着偷两次的，都会等到风声较松的时候再动作。

而现在也许可以利用这种时机……“明晚再去试试看好了，真的偷不到的话，再想别的方法。”对于那枚尾戒，她是誓在必得！

同样是一身夜行服，睦心菱照例想翻墙而入时，却发现大门早已经敞开，仿佛在等待她一般。

“难道他已经料到我会继续来偷了？”睦心菱喃喃自语着，但既然大门是开着的，又没有理由放着大门不走而去爬墙啊！

小心地穿过了雕花的大门，睦心菱照着昨晚的经验，上了二楼。打开走廊尽头的那个房间，赫然发现瞿骋坐在沙发上，拿着酒杯对着她摇晃……睦心菱的脸抽动了下，不会吧！她怎么那么笨……人家分明是要逮她的，她还在怀疑为什么他这么好，还把门给打开！

“嗨……你好……怎么还没睡呀……”睦心菱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还没睡我怎么敢先睡？”“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了，你就快睡吧！没有什么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睦心菱迅速地转身。

“等一下！”瞿骋开口唤道。“有什么事吗？”她十分小心地问道。

“你是不是想要这个？”瞿骋摘下了尾戒，放在桌上。

“是……” 睦心菱一看到标的物放在桌上，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她迅速地往桌子的方向移动，但手还没有碰到那个翠玉的尾戒时，她的身子就被人给制住了。

“做什么啦！放开我！” 睦心菱用力地吼道。瞿骋用十分暧昧的姿势将她锁在书桌与他的中间，而此时的她，为了避免肢体的碰触，身体往后仰着，直到她的背完全贴在书桌上为止。

睦心菱无计可施，只好用力瞪着瞿骋。

“谁派你来的？” 瞿骋用着冰冷的口气说道。

“没有！” 睦心菱偏过头。

“是吗？” 瞿骋的嘴角露出了个兴味的笑容。“要我的尾戒做什么？” “不为什么！只是借来欣赏而已。” 她硬着头皮说道。

“是吗？” 瞿骋的手想拉掉睦心菱的面罩，却被睦心菱给闪过了。

睦心菱的手摸向腰际，拿起了一把万用刀，迅速地刺向瞿骋的手臂；她无意让他受伤，只是想挣脱他的箝制而已。

“骋，你怎么没有关门呢？” 一阵声音由走廊传来。

睦心菱有些慌了……瞿骋制住她，她拚命地挣扎着。

“你还没睡吧？我和翼要进去了……” 宫辞在房门口意思意思地敲了两下后，径自推开了门，他身后跟着卫翼。

睦心菱真的慌了，她虽然缺乏“实务经验”，但她也看得出来，眼前的两人身手应该都不差才对；尤其是站在那名长相十分俊美的男子身后的那一位……他的身手肯定比他们两人都好上几倍。

“原来你有特别嗜好呵……” 宫辞笑嘻嘻地说道，对眼前这种暧昧的景象只是摇头。

睦心菱的右手拿了刀子，吓唬似的往瞿骋的身上挥，想藉由瞿骋的闪躲来找出脱逃的缝隙。

岂料瞿骋根本没有移动，她的刀子就这么硬生生地刺入了瞿骋的肩膀，血滴缓缓由刀刃流了下来，血濡染了瞿骋身上的白色浴袍……“对……对不起……” 睦心菱连忙放开了手，她刺得并不深，但充满忧虑的黑眸却注视着瞿骋的伤口。

“骋……” 宫辞着急地唤道。

而随着宫辞的话语一出，一把刀片也由卫翼的袖口射出……“嗯！” 睦心菱痛哼了一声，将肩上的刀片抽出后，便转身开了窗，想跳窗逃跑。

识破她的企图，卫翼冷哼了一声，正想再度射出刀片时，却被瞿骋给唤住了。

“翼……住手！” 卫翼的手偏了些，刀片还是射了出去，射中了窗旁原木的桌子。

睦心菱以充满歉意的眼神看了瞿骋一眼后，便捂着胸前的伤，跳窗离开了。

“不要追了！” “为什么放她走？” 宫辞不悦地说道。

“她是无心的。” 在她抽出瑞士刀的那一刻，她早就可刺他了，何必一直犹豫不决？瞿骋可以断定她不是仇家派来的，他推测刚才刺伤他的举动全是因为受到惊吓才会出此下策。

“无心？” 宫辞冷哼了一声。“那个问题我们先不研究，我们还是先送你进医院好了。”

第二章

黑色的紧身服遮盖了红色的血迹，睦心菱佯装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忍着痛回到了家中。

“怎么了？小菱？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睦轻关心地问道。

“没什么！”睦心菱摇了摇头。

“真的没什么吗？”睦轻还是有些不相信。

“当然……爷爷你看到我有怎么样了吗？”“那倒是没有！”睦轻摇摇头。

“那不就得了？”“对了，东西到手没？”“今天失手了，可能得再过几天。”“是吗？那还真是有点可惜。”睦轻的脸上难掩失望的神情。

“爷爷，放心好了！东西我一定会得手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睦心菱安慰着。

“那就好。”睦轻点点头。

回到房里，睦心菱便脱下了黑色夜行服。而她白皙的胸口上，有一道仅一公分的伤口。

昨天挂了彩，瞧她腹部昨天被瞿骋给击中的部位今天浮起一大块的“乌青”；而旧伤未愈，今天又加了个新伤。

惨呐！如果这样每天受一点伤的话，那到了两个星期后，也许她全身都会被纱布给包成木乃伊。

看来，这项计划是失败了！而且还失败得非常彻底。

她看得出来，她的身手虽然算是不错，但根本不敌他们三个——尤其是脸罩寒霜的那位。要不是瞿骋好心要放她走，她根本就跑不掉。

“也许得重新计划了。”也不用偷的了，因为“失败”的机会太大了；虽然不用“偷”的，感觉上有点对不起她爷爷，还有早已上天堂，那数字睦家的祖先，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怪她吗？NO！NO！她摇摇手指，那根本不是她的错，不是她学艺不精。怪要怪那早已上天堂的睦家祖先。

为什么呢？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他们的三只手的绝技自成一派——称为“竹叶青流”。为什么要叫“竹叶青流”呢？据说是创办这个流派的祖先很喜欢喝竹叶青的关系，所以就叫“竹叶青流”了。

他们祖先只流传了偷东西的“技巧”而已，没流传武侠小说里所写的“飞檐走壁”的功夫，而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又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取走自己想要的东西呢？如果他们流传下来的话，那么至少她也不会那么惨，差一点点就阵亡在路中间了。

“也许我应该要像隔壁邻居的叔叔一样，买几本金庸、古龙大师的武侠小说到深山里去闭关练功才是，这样也许可以练一些轻功也说不定。”“哇咧……头壳坏去……”叩叩……敲门声响起。

“谁呀！”睦心菱连忙将医药箱藏在床底下，换上了衣服，开了门。

“是我啦……我是你老弟。”睦心菱的弟弟睦鼎钧手中拿着一份杂志。

“喏！这是今天刚出的杂志，你要不要看？”“你还真是无聊耶！成天买这种东西，要不是我知道这种八卦杂志里头往往都会有三级片女星的裸照的

话，我还以为你真那么八卦呢！”睦心菱手指着睦鼎钧骂道。

“到底要不要看呐！不要的话我要拿去丢了。”睦鼎钧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他拿着那本杂志的手都有些酸了。

“看啦！无聊时就勉强当成消遣好了。”睦心菱接过了杂志，翻了一下。

“还是像往常一样，将一些精彩的图片全都割掉了。”“你管我？给你看还废话一堆，不然你就不要看嘛！”“你这个死小孩，你说的是什么话呀！”睦心菱踮起脚尖，食指戳着睦鼎钧的额头。

“你懂不懂得敬老尊贤呀……我可是你姊耶，你要尊敬我一点！瞧瞧你那是什么眼神，竟然那么不屑，看我不好好修理你才怪！”“你很幼稚耶！二技都考了第四年，你怎么还那么幼稚？”睦鼎钧不屑地看了睦心菱一眼，摇头离去。

“你不要走！我可是你姊姊耶……竟然说我幼稚？”睦心菱在睦鼎钧的身后喊道，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她的房门口。

睦心菱用力地甩上了门，把所有的气全出在那道小小的门上。

“只有烂人才会看这种烂杂志！”睦心菱将杂志往床上一抛，杂志在空中翻了几页，才落到床上，而她整个人也往床上扑去。

“还是床温暖。”她趴在床上，无聊地看着那一页的报导。

瞿氏总裁瞿聘是个负心汉？在玩弄了一名女演员的感情之后，便将她弃之不顾？这一页的报导挑起了她的好奇心，她看着那名女演员的照片。“不怎么样嘛！”

“妆化得那么浓……”睦心菱摇了摇头。“瞿聘配她真的是太可惜了。”她真的是替瞿聘感到惋惜。

不过那名没啥名气的小演员也真的挺厉害的，用这件事来炒绯闻，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啧啧……”看着杂志上头的内容，睦心菱忍不住发出了怪声。“因为这件事而同时被四位导演相中而担任三级片的女主角，且一跃成为‘XX公子’杂志中的玩伴女郎，真是厉害！”啊……她混沌的大脑突然浮现了一项计策。

“这么丑的女人也要，想必他一定是个极端好色的男人吧！”也许她可以利用他这个弱点。

走到了梳妆台前，她对着镜子搔首弄姿一番。凭良心讲，她的容貌姣好；水亮的明眸像是会说话一般，细长的柳眉透露出楚楚可怜的气息，而那小巧的鼻，红艳的唇，实在是个大美女。

将衬衫的钮扣给解开，她拉开衣服，做了个十分妩媚的动作。“呵！真是美丽呀，也许这点可以好好利用……”她笑弯了眼说道。

“姊！我突然想到我有一篇没剪到……”睦鼎钧没有敲门，直接打开门闯入了睦心菱的闺房。

“啊！”睦心菱惊叫了一声。

“姊，你摆那是什么姿势？想学杂志上的模特儿吗？”睦鼎钧摇摇头。“瞧瞧人家的胸部和你的胸部，这一看之下就差很多了；人家是圣母峰，你连个小山丘也没有！人家脱有人要看，我看你脱的话，那家杂志社可能会倒闭，关门大吉。”他十分不客气地批评着。

“你管我？给我滚出去！”睦心菱的双眼狠狠地瞪着睦鼎钧，他那种批评让她直想狠狠将他剁成十八块，下油锅。

睦鼎钧从床上拿起了杂志，看着睦心菱所看的那一页，那篇报导的最

旁边的一个小栏登有：聘封面模特儿。

“姊，我看你也不用去荼毒人家的视力了，你一定选不上的！”睦鼎钧十分中肯地说道。“你在说什么呀！”睦心菱觉得自己快疯了。

“不是这个吗？”他将杂志递到睦心菱的面前。“你不是要应征这种‘全裸入镜，第三点不露’的？”“谁要去应征那个……睦鼎钧你给我滚出去！”睦心菱从床上拿起枕头，想往睦鼎钧的身上丢，而睦鼎钧则早识破她的意图，离开了她的房间。

“算你好狗命！”睦心菱气愤地骂道。

早上十点，睦心菱穿上了一件艳红的连身短裙。那件衣服的领口很低，只要稍微一弯身，就可以看见包里在薄纱里面的旖旎美景；她为了不让日前留下的伤口暴露出来，又加了一件披肩。

连身短裙的长度只能掩盖到臀部以下五公分，所以她只要一坐下，就会露出她浑圆的臀部。

“堂堂神偷的传人，如今竟然要去卖肉……唉！可悲呀！”为了配合这次的行动，她连内衣都去买了成套的黑色性感内衣，再搭配上这件薄纱连身短裙……男人若不拜倒在她的脚下，那就真的不叫“男人”了。

当然，这身昂贵的行头，也令她的荷包大出血。

“惨呐！”“如果花那么多的工夫还不能拿到怎么办？爷爷一定会很失望的！”她喃喃自语着。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就没办法了，要怪就怪睦家的神偷祖先吧！那全是他们的错。”拿了黑色的皮包，今天她全身采黑红系列，柔软的长发也让发型设计师盘出了一个十分妩媚的发型。

走出了卧室，她缓缓走下楼。“心菱，你这一身打扮要去哪里？”睦轻问道。

“爷爷，这样你也看不出来？她是要去泡男人咩！二十三、四岁了，还在‘滞销’当中，不努力一点，岂不可怜？”“睦鼎钧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有人会把你当哑巴……”睦心菱转头看着餐桌上全都是一脸痴呆样的家人。“我有事要出去，bye。”她挥了挥手便转身离去。

“我看我们还是继续吃饭好了。”睦争说道。

“是呀！”“那就快吃吧！”当一抹红色的身影走入了“瞿氏企业大楼”，几个柜台的小姐当场都看到傻眼了。

“小姐，请问瞿先生在吗？”睦心菱刻意装出十分娇嗲的嗓音说道。

“请问你是……”“我是他的女朋友，昨晚聘还在我那儿过夜呢！”她从皮包里拿出了一个K金的打火机。“这是他留在我家的，我想‘亲自’交给他，可以吗？”那个K金打火机当然不可能是瞿聘的，那是她自己花钱买的。她了解要见到瞿聘没那么容易，得弄一些小手段才行。

“请搭靠左边的那座电梯，上二十八楼。”“真是谢谢你。”“不客气。”搭了电梯，睦心菱上了二十八楼。

“当”的一声，二十八楼到了，睦心菱出了电梯，直接走到瞿聘办公室前敲了门。

“进来。”浑厚有力的声音由办公室里传来，睦心菱推了门进入。

“有事吗？”瞿聘头也不抬地问道。

睦心菱深吸了口气，便往瞿聘的身上扑——“你……”瞿聘十分震惊，椅子立即往后移了些。“你是谁？”他十分不悦地说道。

赖在他身上的女人穿著十分大胆，身上有着淡淡的香水味；而那十分艳丽的脸孔……瞿骋可以确定自己根本没有见过她。

“我？呵呵……” 睦心菱跨坐到瞿骋的身上，根本不介意自己这“不雅”的姿态，抱紧了瞿骋。

“你有什么企图？” 瞿骋没有移动身体，任由她跨坐在他的腿上。

“企图’？瞿总你讲这种话实在不太好听呐……” 睦心菱伸出了上了红色指甲油的修长玉指，轻描着他十分刚毅的五官。这些妩媚至极的动作，全都是她昨晚看书恶补出来的“成果”。

“是吗？”“当然喽！我好喜欢你哦……你认为我和那名小演员比，谁比较迷人？”她用着十分娇嗲的声音说道。那种声调连睦心菱本人都觉得太恶心了。

“差不多。”原来又是一个想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女人！

“是吗？这样我会很伤心的……” 睦心菱拉开了瞿骋的领带，又解开了几个扣子，伸手挑逗着他的胸膛。

“你还没说你是谁。” 瞿骋盯住了睦心菱的脸庞，他发现她的五官十分清秀，若不是上了这种浓妆的话，应该会是一个十分典雅的女人才是。

“我啊……吴玲玲……”“我不认识你，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瞿骋的手握住了她的肩膀问道。

睦心菱的眉头皱了皱，他的手握着的地方刚好是昨夜受伤的地方，让她的肩部刺痛了下。

而那个微妙的脸部变化瞿骋也注意到了，他试探性的加重了手的力道。

痛死了……睦心菱在心里痛呼，她肩上的伤口可能又裂开了。她紧皱着眉，伸出手来，握住了瞿骋的手，将它移到她的胸前。

“讨厌，不要一直握着我的肩膀嘛！力气那么大，都被你给握痛了。”她娇嗔道。

“是吗？”“对呀！”睦心菱妩媚地眨眨美眸说道。

“你那么想当我的女人吗？”“怎么？难道我不行吗？还是我不够格？”“当然够。”“真的吗？”睦心菱笑弯了眼。

“没错。”“我看了杂志，那上头说你对你的床伴都是有求必应，对不对？”她十分兴奋地说道。

“当然，不过要看是什么东西。”睦心菱的眼角瞄到了那只睦轻所想要的尾戒，可恶！就这么近而已，竟然碰不到，真是的。而她也明白绝对不能明抢，因为她昨天已经知道下场会如何了。

“哇！你这只翠玉戒指好特别……”“你想要吗？”瞿骋扬起了眉，也许她和昨日那名女飞贼有什么关系？他在心里想道。

“要？才不呢！”睦心菱摇着头，她不确定瞿骋有没有对她起疑心，所以她非常聪明地摇着头。而且一般女人所喜欢的都是钻石、项链那种首饰，鲜少会去要这种男人才会戴的尾戒。

“为什么？”“拜托！这个是男人在戴的……我戴怎么可能好看？而且我的手指头这么细，那种size又怎么会适合我呢！”“是吗？”“是呀！不然这样好了，你可以买个钻石戒指什么的给我，我最喜欢那种东西了。”“看得出来，不过你好象没有要求的权利。”“因为我没有尽到‘某方面’的责任是吗？”“聪明的女人。”瞿骋在一张纸上写下他的住址，递给了睦心菱。

“今晚九点，到这个地方来。”“瞿总，你那么急呀？”她接过那张纸，

男人都是一个样！好色得要命，只要有女人投怀送抱就“照单全收”，也不怕得什么病！睦心菱在心里不屑地想着。

“你今天没事吧？”“当然没事！为了要陪瞿总，就算是有事，我也会努力推掉的，瞧瞧霍总的魅力有多大哦……”“我怎么觉得听起来像是嘲讽呢？”“是你太多心了。”“那你先回去吧！我还有事情要做。”“一大早来，我也累惨了，还是回家补个眠，储备精力，晚上好有精神可以陪你。”“嗯……”“那就拜拜了……”睦心菱挥了挥手，走出了瞿聘的办公室。

才刚走出房门，睦心菱便发现门口站着两个人。那两个人正是昨夜的那两个男人。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卫翼开口问道。

“讨厌！你怎么这么问人家嘛！人家从瞿董的办公室门口走出来，当然是和瞿董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嘛！还明知故问，真是过分……”“没想到聘喜欢这种骚到骨子里的女人……”宫辞摇头说道。

“我这叫妩媚，如果没什么事的话，那我要走了，拜拜。”两人不以为然地目送她离去，一起敲门进入房内。

“聘！刚才那个女人……”卫翼劈头便问。

“一个想要麻雀变凤凰的女人而已。”瞿聘冷淡地说道。

“是吗？”“嗯……”“聘，你身上的伤好些了没？”宫辞关心地问道。

“皮肉伤而已，没什么的。”“那就好。”“托给你们的事，办妥了没？”瞿聘问道。

“当然，事情交给我办怎么可能会出差错呢？”宫辞十分得意地说道，他的手从西装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红色的绒布袋交给瞿聘。“我办事你放心！”瞿聘点点头，打开了那个绒布袋，拿出了里头的东西。

“看！一模一样吧！就像你手上的那只一样。除非是真的行家，不然的话，可是看不出差别的。”瞿聘拿下左手小指的尾戒，与宫辞所带来的比较，的确！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但透过光线来看的话，那就不同了。

他原本的那一只十分翠绿，甚至有些透明；然而另外一只不同，色泽则有些混沌，不似他的那样清明。

“的确！不是行家绝对看不出来。”瞿聘将两个尾戒递给了卫翼。“翼，你说呢？”“很像。”卫翼点点头后，将尾戒还给了瞿聘。

“那这个假的去拐那名‘笨贼’，会不会有一点……”宫辞皱了皱眉。

“既然她要的话，何不给她？”“说得也是！不过等笨贼偷到时，发现是假的话，那一定会气得吐血……哈哈……”宫辞爆笑着。

“先走了，难得你有那个兴致整整那名笨贼。”宫辞拍拍瞿聘的肩，和卫翼一同离去。

看着手中两只相像的尾戒，他将其中一个收了起来，另一个假的则套在他的小指上。

走回办公桌前坐下，瞿聘细薄的唇缓缓露出一个笑容……不管那名女飞贼和那名自称叫“吴玫玲”的女人有没有任何关系，那都不要紧……他已经设下了陷阱去捕捉那只狡猾的狐狸了……

第三章

“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天下的男人一样色！”睦心菱盘腿坐在床上，怀中抱着个大型的加菲猫布偶絮叨地念着。

现在是晚上八点五十四分零三十二秒，距离与瞿骋约定的时间不到六分钟了，但她还是依然待在房间里，没有离开。

帮爷爷偷东西固然是大事，但也没必要赔上自己的贞操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睦心菱十分烦恼。

“算啦！还是去好了。”在犹豫了半天之后，她换了一套较为性感的服装，拿起了桌上的皮包，走出了房间。

睦心菱下了出租车，按了下瞿骋家的门铃，雕花的大门迅速地打开了。

踩着四吋高的高跟鞋，她走进了瞿骋家。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瞿骋坐在沙发上，一派悠闲地说道。

“有点事。”睦心菱坐到了瞿骋的身旁。

“是吗？我还以为你不想来了。”“怎么可能？”睦心菱的嘴角扯出一个极端虚伪的微笑。“你看得上我，是我的福气耶！我感激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拿翘呢？”瞿骋从沙发上起身，走上二楼的卧室，从衣橱里拿了套浴袍。

看着瞿骋此番举动，睦心菱了解他的用意。

“要不要我帮你呀……”睦心菱眨了眨美眸说道。“如果你要的话，我不反对。”“那还是算了，多累人呐！”随口说说，还真的咧……她在心里向瞿骋扮了个大大的鬼脸。

“是吗？”他摘下了尾戒，放在桌子上。

睦心菱看着他的动作，偷偷咽了口水……就快拿到了……就在眼前而已……她差一点要跳起来感谢自己的好运以及瞿骋的好色。

“怎么摘下来了呢？戴着不就好了吗？”“拔下来比较好。”“是吗？好吧！那你去洗吧……我等你唷！要快一点。”睦心菱向瞿骋挥了挥手，要瞿骋赶快进浴室。

“那么急？”看着睦心菱那种高兴的表情，瞿骋的心有些起疑。

“哪有？”睦心菱给了瞿骋一个白眼。“现在都快十点了，不好好把握时间的話，一下子就天亮了呢！”她娇嗔道。

“如你所愿。”瞿骋转入了浴室里。

不知怎地，睦心菱突然觉得有些头皮发麻……是因为瞿骋那四个字吗？“如你所愿”从他口中说出来像是句双关语，难道他已经看穿她是那个女飞贼了吗？嘿！

怎么可能呢？她当女飞贼时，全身几乎都包起来了，简直就像是在包肉粽一样，只有露出一双眼睛而已；现在虽然她露的地方比较多，但是也不可能这么简单就识破她的伪装啊！

走到桌子前，她拿起了瞿骋所放在桌上的那只尾戒，仔细地察看着，生怕拿到了假货。

真糟糕！她对玉石一窍不通，根本无法判定是否真是睦轻所要的那一只；而经过两天行动，瞿骋难保不会有所防范！她摇了摇头，告诉自己，那只是自己多心了，像他那么重“色欲”的男人怎么会去提防身边的女人呢？而且他的钱那么多，又不缺这个东西。

反正爷爷只是要她偷去玩玩而已，会归还的啦……做好了重重的心理建设，她将那只尾戒放入了皮包里，以十分轻巧的动作，开门离开了。

从浴室沐浴出来的瞿骋，一看见整个房间空无一人，桌上那只尾戒又

消失了，他便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果然是那个女飞贼！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判定那个女人与那夜贼是同一人，但她的肩伤、刻意伪装的腔调、及那十分相像的身材……不知怎地，瞿骋对那名女人十分感兴趣，既然她会来偷第三次的话，想来她对这枚尾戒势在必得。

她会再来的！那个化名为“吴玫玲”的女人！

“小菱，你回来啦……”睦轻坐在沙发上，对着走入客厅的睦心菱说道。“我要的东西到手了没？”“不是说好两个星期的吗？爷爷，你怎么每天都在问呐？不烦吗？”睦心菱抱怨着，为了那只烂戒指，她实在是牺牲太大了，让她抱怨一下也不为过呀！

“说是两个星期，但是爷爷急嘛！到底到手了没？”“到手啦！”睦心菱给了睦轻一个白眼。“我们不是神偷吗？但我不是偷来的。”“那你怎么到手的？”睦轻问道。

“色诱啦！”她这几个字才刚落下，坐在沙发上喝果汁的睦鼎钧忍不住将刚入口的果汁全喷了出来，极不客气地笑道：“哇哈哈……色诱？就凭你……”他十分不客气地指着睦心菱。

“瞧瞧你那发育不良的身材，几近于机场的跑道上围，有什么可以色诱的本钱呐！哈哈……”睦鼎钧你给我闭嘴！”“你也只有那个脸可以看而已。”睦鼎钧说完后，便开始转着遥控器。

“色诱？小菱你真的是色诱，而不是去用偷的？”睦轻的声音扬了起来，语气里有一丝不悦。

“技不如人！用偷的偷不到嘛！”“不过也没关系啦，哈哈……东西拿到手就好了，用什么方式拿到的，那都不重要。”“我们不是神偷吗？”睦心菱怀疑地看着睦轻。

“没错！”睦轻用力地点了点头。

“不用偷的也没有关系？”睦心菱的声音拉高了些。

“是！没关系……快拿出来吧！我快等不及了。”睦轻双手合握摩擦着，十分兴奋。

睦心菱无奈地摇了摇头，从口袋里摸出了从瞿骋那里偷来的戒指。“就是这个了，小心欣赏，别把人家的东西给弄坏了。如果没事的话，我要上楼了。”她将东西递给了睦轻。

“要去准备第二年的二技联考是不是？”睦鼎钧嘲笑道。他小了睦心菱足足三岁，但他都大学毕业了。

“你管我！就算我要考个十年也不关你的事！”“说的也是，随你呵！”睦鼎钧耸了耸肩。

不想理会“白目”的睦鼎钧，睦心菱现在只想好好洗个澡，睡个好觉。

拖着有些沉重的步伐，正想上楼时，睦轻唤住了她。

“等一下！小菱……”“怎么了？玩够了要归还的话，再等几天吧！我这几天有点累……”“我看是生理期到了吧！”睦鼎钧再次插嘴。

“你给我闭嘴！”睦心菱吼着。

“小菱，这个东西是假的……”睦轻仔细瞄了几眼，便揭穿了这个骗局。

原本处于十分无力状态的睦心菱，听到睦轻的话后，双眼睁得老大，不敢置信地看着睦轻。假的？她费了那么大的工夫偷到的东西竟然是假的？“爷爷，你不会是眼花吧？那个怎么可能是假的！别开玩笑了！”“这个的确

是假的，不过做得很像，也难怪你会被骗了。”被骗？那个该死的瞿骋耍她？握紧了双拳，就算她“三只手”的技巧实在是不怎么样，但自出道以来，从没有失手的纪录呀……而且为了偷那只烂戒指，她已经偷了三次了，好不容易得手之后，东西竟然是假的？！

她从没那么窝囊过，那个瞿骋竟然将她耍得团团转！

“老姊，你怎么了？是不是受了太大的刺激？”睦鼎钧看着不言不语的睦心菱道。

其实他和睦心菱吵归吵，但感情也是十分好的。

“小菱，你没事吧？”睦轻有些担心地问道。“失手是正常的，别把事情看得这么严重，下次偷到不就好了。”他安慰着。

“我没事。”睦心菱淡淡地说了句话后，便走上了楼。

“她没事吧？”睦鼎钧向睦轻问道。

“可能吧！”睦轻不太确定地点点头。

“爷爷，反正你只是好奇，要老姊偷来玩玩而已，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虽然‘功夫’三流，但是自尊心可是高得很，你又何必要戳破她，说她偷到假货呢？”睦鼎钧不太高兴地说道。

“但她明明就是偷到假的……”“你真是……”睦鼎钧摇摇头。

“该死的瞿骋！”睦心菱咒骂着，手中拿着剪刀，将一张普通的白报纸剪成了一个人形，再拿了黑笔在纸上写下瞿骋的名字，将纸钉在飞镖盘上。

“耍我？”睦心菱手中拿着十几支的飞镖，一支支射向那个人形的图样。“竟然敢耍我这个天才？”她再射了一支。“好色是不是？就把你给阉了，看你还能不能好色！”她十分不客气地再射了一支，那根镖命中了那张人型纸的膀下。

等到睦心菱手中的十几支飞镖全射完时，那张纸早就已经烂掉了。

睦心菱也知道自己的作法有些幼稚，但是心头那股“郁卒”的气不发泄出来的话，她就十分不舒服。

没关系！她会化悲愤为力量的，不仅仅将那只尾戒偷到手，而且她还会让瞿骋跪在地上向她认错。

多美丽的景象呀……一想到那个“凌虐瞿骋”美丽的幻想图，睦心菱的嘴角就忍不住露出了个微笑。

“敢整我？哼……你给我看着办吧！”心中熊熊的火焰燃烧了起来，而那个要被她“凌虐”的对象就是瞿骋了。

正在编织十分美丽的远景，睦心菱根本没有注意到她房门被睦鼎钧给拉开了。

睦鼎钧一看到墙上的东西，以及睦心菱要那种变态的笑容，连忙又关上了门。“难道老姊已经变态成这样了？像她这样二十几岁成天只知道读书的女人，竟然会有那种变态的倾向……唉！”摇了摇头，也许他真该介绍几个死党给他老姊。将死党推入火坑，也胜过老姊因为缺乏男人而变态成这样……“唉！”睦鼎钧再叹了口气。“不然买本‘花花公主’给她好了，让她排解一下郁闷的气息，免得整天看起来就是欲求不满的样子。”前几天看了报纸，据说下一期的“花花公主”要用全世界的梦中情人全裸的照片当封面，也许老姊看了就不会那么变态了。

决定了！就是这样！花个几百元来让老姊正常点是值得的……睦鼎钧在心里想道，他走下了楼，往街口那家书局前进。

“她不会来了吗？”距离上次的事到现在，都已经一个月了，难道她已经放弃了？或者是她根本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假的……这几天以来，瞿骋一直在等待着睦心菱的出现，但是她却一再的让他失望、一再的让他空等了。

看了下时钟，现在已经是十二点多了。也许他不应该要辞去做一个假的，这样偷不到的话，也许他还可以继续看到她。

瞿骋不想理会心里那股失落的情绪，他从椅子上起身。

突然地，他房间的窗户被打开了，凉凉的夜风吹了进来，瞿骋转过身，想关紧窗户，但一条人影却迅速地往屋内闪了进去。

瞿骋双手交叉站在原地，再见到那名女飞贼时，心中竟然有股莫名的喜悦。依旧是那一身黑衣，仅仅露出了那一双灵活的眼，她的身子十分纤细，而此时那双美眸正狠狠地瞪着他。

“瞿骋！你给我站住。”睦心菱站在瞿骋的面前，十分“恰北北”地说道。

“这么凶呀？”瞿骋的眼角带着笑意。“站着脚会酸，容许我找个位置坐下吧？”他问道。

“这……当然可以！这里是你家不是吗？”睦心菱思考了一下，便说道。

“不过刚才是你叫我站住的。”“那我现在‘允许’你坐下了，可以吧？”她不满地说道。

“谢谢！”瞿骋走到床上，坐下。

“你为什么拿假的东西骗我？”睦心菱从口袋里摸出那枚戒指，丢给了瞿骋。

“原来那个自动要上我床的女人就是你呀！”“什么叫‘自动想上你的床’，那是因为任务！你还当真以为自己的魅力无穷咧……”睦心菱嗤笑。

“为了这个戒指，陪男人上床也无所谓吗？”瞿骋有些不满地说道，今天若是这只她想要的尾戒在别人身上的话，那她也会如此做吗？“去你的！别把我想得那么低级，陪你上床只是个‘幌子’而已，我会为了那个烂戒指陪男人上床吗？你也太小看我了。”睦心菱吹胡子瞪眼地说道。

“哦？是吗？”瞿骋扬起眉。

“当然。”“既然你已经让我看过了真面目，蒙着脸似乎多此一举。”睦心菱摇摇头，对喔！他说得好象有道理呐……自己都已经被瞿骋看到脸了，还有什么好遮的？而且虽然是晚上，但是穿成这样，也真的是挺热的……正想听从瞿骋的话将面罩拿下时，才猛然想到，自己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呢？她可是个小偷耶，瞿骋算是哪根葱哪根蒜呀！

“开什么玩笑，你叫我拿下来我就拿下来呀？那我不是显得很没原则吗？而且你看过哪个小偷是光明正大地拿的？”很奇怪的思考逻辑。瞿骋在心里想道。

“反正我想从你身上偷到我想要的东西是不太可能了，对吧？”“依你目前的功夫，的确是不太可能。”瞿骋中肯地说道。

“那好，我不用偷的可以吧？我用抢的！”其实睦心菱也没多大的自信可以以“武力”胜过瞿骋，更别说是以此威胁他要交出睦轻所要的那枚戒指了。

“哦？那你的功夫就更不到家了。”“试试看就知道了。”睦心菱拿起了瑞士刀，狠狠往瞿骋身上扑去；她并没有要伤他，只是想乘机制住他而已。

坐在床上的瞿骋伸出了手，往睦心菱的手腕劈了下去，刀子笔直地刺入床上。

瞿骋拉住了睦心菱的手腕，将睦心菱制伏在床上；并且以极端暧昧的

姿态，坐在她的身上。

“放开我……” 睦心菱挣扎着，她拚命地扭动着身子，但是却无法动弹，双腿只能在空中不停地乱踢着。

“你的拳脚功夫就如同你的偷窃伎俩一样。”“怎样？” 睦心菱死命地瞪着瞿骋的脸。

“一样烂！”“去！”“让我看看你这名女飞贼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他不信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是睦心菱原本的面貌。

“不要……” 睦心菱挣扎着，但脸上的头套却仍被瞿骋轻易地拿了下来。

顿时一头长发披泻而下，十分精致的五官在瞿骋的面前呈现。她那一双活灵活现的眼此时正透露着对他的厌恶，以及一丝丝的恐惧。

“以后，不要再化那种像酒家女的浓妆了。”“要你管！”“你还是第一个偷东西偷到我身上来的人。”“哼！” 睦心菱冷哼了一声。“既然落在你手上了，要杀要剐随你了。” 她十分有骨气地说道。“杀你？” 瞿骋摇了摇头。

“难道你要放了我？” 睦心菱的嘴角露出了个微笑。“这样好了，既然你人那么好的话，就干脆好人做到底好了。”“嗯？有什么事吗？”“你先起来啦，这样我不好说话，而且我这样很不舒服……” 的确，瞿骋此时正跨坐在睦心菱的身上，将她锁在他的身下。

“你不偷跑？”“当然不！而且我今天一定要将东西给带回去。” 睦轻给的期限早已过了，今天一定要将东西带回去。

“那好。” 瞿骋放开了她。

睦心菱坐了起来。“谢了……”“你有什么要求想对我说的？” 想也知道，一定是那枚戒指。

“将真的戒指借给我，我几个星期后就还给你。”“借？我为什么要答应将东西借给一个贼？” 瞿骋扬起了眉，对于有些天真的睦心菱感到好笑。

对喔，他为什么要借给自己？他们可是非亲非故。

睦心菱眉头皱得紧紧的，用力地思考着。“啊！我想到了，就算是我向你租的好了，一天要多少钱？我向你租，保证不会弄坏。”“那枚戒指最少上百万，而且是我们的家传宝物，我怎么可能租给你？而且……你租得起吗？一天两万的话，那我勉强租给你。” 两万？睦心菱的眼睛张得大大的，没想到那个烂戒指那么值钱？她连两千元都拿不出来耶！更何况是两万……如果以睦轻正常的时间来算，他起码会玩个两个星期，也就是十四天，十四天也就是二十八万……把她拖去卖了，可能也没有这种“价钱”！

“考虑得如何？” 看她那种欲哭无泪的表情，想也知道她拿不出这一笔钱。

“可不可以再便宜一点？”“你以为在菜市场买菜，还可以杀价吗？”“不然你要怎么样？你说嘛！” 没想到一个月前要整人的希望已经破灭了，而自己则变成任人宰割。

“生气了？”“对啦！”“反正你那么有钱，又不缺那少少的二十几万。”

“的确。”“那你免费借给我，又有何差别呢？”“是没什么差别。”“那你就免费借给我！” 瞿骋摇着头。

“那不然呢？”“你搬到我家来住两个月，我就免费借给你。”“住到你家两个月？” 睦心菱震惊，她再怎么想也没有想到瞿骋会开出这种条件来，难不成他想……“不行！不行！” 睦心菱的手拉紧了领口。

“我知道你对我有非分之想，你千万别乱来哦……不然我可以告你的！”

她坐在床上的身子往后移了下，仿佛就要被别人“怎么样”似的。

瞿骋是对她有非分之想没错，但也没有像睦心菱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夸张。

“不要吗？”“这个……”睦心菱实在很为难……如果搬进他家住，万一被他“怎么”了的话，那要找谁哭呀！

“那就算了。”瞿骋摇摇头。

“等一下！”睦心菱唤道。

“怎么了？改变主意了吗？”“这个……除了这个以外，难道没有别的法子吗？”“没错。”“不能再打个商量吗？”“不行。”“那……那好吧！”睦心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我答应了，那你的东西还不拿过来？”“你的名字？”他可不以为“吴玫玲”会是她的本名。

“睦心菱啦！”“你不用带什么东西过来，我这里会准备。”“是喔……”一个大男人，家里竟然有女性用品，真是变态！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倾向……睦心菱的目光不知不觉的从瞿骋的头打量到脚，再从下往上看。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没有了！”瞿骋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了尾戒交给睦心菱。

“真的要借给我吗？”睦心菱拿着尾戒，不太相信。

“真的。”瞿骋点点头。

“是吗？最好别骗我！”她警告地说道。

“不会的。”“那就好！本小姐就姑且相信你，等我爷爷鉴定就知道了。”

“那你别忘了约定。”“约定？那是当然的！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呢？”她嘴巴上这么说，但心里想的却是——你只知道我的名字而已，你还真那么认为自己神通广大呀！笑话！全台湾有那么多人，我若要偷跑的话，你也莫可奈何……

第四章

睦宅“这个是真的了吗？”“没错！”睦轻兴奋地点点头，手上下停地把玩着那枚尾戒。

“那就好，爷爷！别再叫我偷东西了，我已经很累了耶……”“不行！我们可是神偷世家，你怎么可以不偷东西呢？”睦轻不悦地说道。

“我又偷不到！”“那就是代表你的功力不足，得好好训练。”“是喔！”睦心菱撇撇嘴。

“当然。”“对了，明天开始我打算去住在桓蔚那里，两个月。”秦桓蔚是睦心菱高中时代的好友，由于晚睦心菱一天出生，所以成了她的干弟弟。

“什么？我不准！”睦轻的声音扬了起来，用力摇着头。

“为什么不准？”“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成何体统！”睦轻板起脸来说道。秦桓蔚曾经到过他们家，一头长发，打扮又“十分随兴”，令他颇感冒。

“拜托！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还说什么‘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嗟！爷爷，你还真是跟不上时代。”“反正不准就是不准！”睦轻摇摇头。

“爷爷，老姊几岁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睦鼎钧突然开口问道。

“二十四，快要二十五了。”“你也知道老姊那么老了？如果秦大哥要老姊的话，就免费奉送吧。只要老姊别饥渴得对秦大哥来个霸王硬上弓，就令

人偷笑了！”“ 睦鼎钧，你还真是给面子呵！”睦心菱深吸了口气，告诉自己不要太生气，生气的话会长皱纹的。

“不敢，小的只是将事实说出来而已，难道老姊这么没有容人的雅量？”他把了一顶高帽子在睦心菱的头顶上。意思就是说，如果睦心菱真的生气的话，就是一个小鼻子小眼睛的女人了。

“呵……这怎么会呢？”睦心菱勉强露出了个笑容，但由她抽搐的脸颊以及紧握的双拳可以知道，她简直想将睦鼎钧给杀了。

“宰相肚里能撑船，我这个人的肚量最大了，又怎么会生气呢？”“ 我就知道你不会生气。”这个该死的小鬼，总有一天她会好好教训他的！这么嚣张、目中无人，究竟还当不当她是他姊呀……睦心菱在心里气忿地想着。

“小菱，其实鼎钧说得也没错，不过爷爷不喜欢秦桓蔚。”睦轻坦白地说道。

“拜托！我只是要去他家玩玩而已，谁说要嫁他了？求求你们好不好，不要那么会乱想！”“ 爷爷让她去好了，省得在家里碍眼。”“ 睦鼎钧你再说一次，我碍你的眼了是不是？”“ 同一句话本人不说第二次。”“ 我——”“ 老姊，生气是很容易老的。”他懒懒地说道。

“但是把一股鸟气憋在心里，我更是容易老！”睦心菱走到睦鼎钧的身旁，拉起了他的领子，想来个过肩摔。

“人老了，不要做这么危险的动作。”在睦心菱摔他的当时，睦鼎钧便做好了防备，平安落地。

“好吧！小菱你要去就去好了。”“ 那就多谢了。”再看到她小弟那张“ 欠揍”的脸，她一定会“ 起笑”，睦心菱在心里想道。

“谢谢。”睦心菱上了楼，打算洗好澡后便开始打包行李。

半夜两点，睦心菱睡得十分香甜，她的房门却被悄悄打开了。

睦鼎钧手上拿了几本杂志，悄悄走到睦心菱堆放在地上的行李箱旁；他打开了她的行李箱，将杂志放在最底层。

老姊！我这可是为你好……一个大男人去买“ 花花公主 ”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睦鼎钧在心里想着。那时他去买的时候，店员还以为他是个 gay 咧！希望他老姊在看了这些杂志后，不要再那么变态了。

将行李箱盖好后，睦鼎钧连忙退了出去，而睦心菱依旧睡得像只小母猪一般，根本不知道她的行李箱已经被人动了手脚。

瞿氏企业总裁办公室内“ 聘！”门在敲了几声后便打开了，走入的人是饶闻。

“有事吗？”瞿聘问道。

“我的手下告诉我，那个叫睦心菱的女人，今早带着行李离家了。”昨夜，瞿聘突然要他派人调查一名叫“ 睦心菱 ”的女人。“ 银龙堂 ”的侦查系统十分优良，短短的十五分钟内，他们便查到睦心菱的个人资料以及家庭状况、背景……等等。

查到资料后，瞿聘便要饶闻派人盯着她，随时回报她的一举一动。没想到才盯了几个小时，睦心菱便拿着个大大的行李箱，仿佛要出远门一样；在获知属下的消息后，饶闻连忙告诉瞿聘这件事。

瞿聘的眉不悦地皱了起来。“ 知不知道上哪里去？”“ 我的属下告诉我，她好象是去一名叫秦桓蔚的男人家里。”男人？一听到睦心菱是去男人家，瞿聘的眉皱得更深。“ 他们是什么关系？”他说话的语气虽然平稳，但

却透露出不悦的讯息，而这一点饶闻也注意到了。

饶闻的嘴唇扬起了一丝兴味的笑容，昨夜瞿聘要他调查睦心菱这个女人时，他就隐约察觉到不对劲。现在他更可以了解到她在瞿聘的心里可能占了一定的地位。

“资料上写说他们两个是好友，睦心菱是秦桓蔚的干姊姊，但，真的有那么简单吗？聘，你也知道的！干姊弟毕竟不比亲姊弟，是挺暧昧的。”饶闻以一派斯文的态度说道。

“是吗？”微愠的声调更是明显了。

“不简单，聘，你竟然生气了。”饶闻笑道。“想必那个女人对你可是有点影响力的。”瞿聘摇摇头，不再说什么。

“你现在要去带她回来吗？”“不！”“那不然呢？”饶闻问道。

“闻，你出去吧！这是我的事。”“好吧！我就先出去了，有什么事的话，我再通知你。”“嗯。”瞿聘点了点头。

睦心菱站在好友秦桓蔚的公寓前按着门铃。门铃响了十几声，对讲机才传来一阵不悦的音调。

“我是秦桓蔚！没什么事的话别来打扰老子睡觉。”“我是你干姊姊，还不赶快给我开门，你很大胆唷……竟然让我在外面等。”睦心菱说道。

“干姊姊？心菱？”“是啦！开门啦！”“哦……好好……”不一会儿，门便打开了，一名长相斯文，但是却蓄了一头长发，身高约一百七十多公分的男人穿著浴袍对着睦心菱笑。

“怎么有空来？”“逃家了，打算和你‘同居’一阵子。”“‘同居’？”秦桓蔚装出“害怕”的表情看着睦心菱。“你该不会想对我怎么样吧？”他拉紧了浴袍说道。

“去你的！喂！小桓，我的行李在外面，帮我搬进来。”“知道了。”秦桓蔚搔搔头，将睦心菱的行李搬进来。“怎么那么多呀！你打算住多久？”“住到我高兴为止。”睦心菱走入客厅，坐在沙发上，不客气地跷起了二郎腿说道。

“什么？心菱，你也太过分了吧？好歹也要知会我一声啊……”秦桓蔚顿了一下。

“虽然我早知道你对我有什么不良企图了，但是你也让我有个心理准备，不要就突然蹂躏我，这样我会吓到的！对了，你要不要蜡烛或皮鞭？我这里都有！还有女王装。”“去你的，我只是来你这里度几天假而已，别乱想好不好？”睦心菱给了秦桓蔚一个白眼。

“哼！知人知面不知心……说不定你来我这里是对我有什么企图，也许你会趁我半夜睡得正熟，就把我给XX了。”“你以为我是那种饥不择食的女人呀？”“像呀！像极了。”秦桓蔚用力点点头。

“来了这么久，倒杯饮料来，我渴死了。”“你是来这里骗吃骗喝的吗？”“没错！对了，你今天没拍色情小电影呀？”睦心菱随口问道。

其实看秦桓蔚长得这么斯文，他可是专门在拍“那种”电影的，而且还是知名的导演。而这一点她当然没敢和睦轻说，不然的话睦轻根本不会放她出来和他一起住。

“什么色情小电影？讲得那么难听。”秦桓蔚笑道。“喏，水拿去喝吧！”他将茶杯递给了睦心菱。

“就白开水而以唷？你也太吝啬了一点吧？”“经济拮据啦！你要喝就

喝，不喝拉倒。”秦桓蔚坐到睦心菱身旁，搂着她的肩，就像哥儿们一般。“那种叫‘情色电影’，别用‘色情’来形容我的专业。”“是喔……”睦心菱颇不以为然地说道。

“当然，怎么？你有没有兴趣当女主角？”秦桓蔚用着十分正经的口气说道。

“虽然身材不怎么样，但是五官还挺美丽的，怎么？有没有兴趣？”“好哇！”睦心菱点点头。“我当女主角，你当男主角。”她甜甜地对着秦桓蔚笑道。

“没问题。”秦桓蔚用力点点头。“为了艺术，我是可以牺牲的。”“我可以挑剧本吧？”“没问题，心菱你想演哪一类的？尽管告诉我！我会去叫编剧好好写一本你最喜欢的。”“这么好？”睦心菱眨眨晶亮的大眼说道。

“这样好了，也许我们可以先来预习一下，培养一下感情，演起来才有那种感觉，走！我的房间在里面。”“等等，我都还没说剧本呐……”“好哇！你说呀！我等你。”“我要的是那种虐待型的，女主角要拿着蜡烛在男主角的身上滴蜡，还要用皮鞭。

然后再用铁链锁住男主角的脖子，像小狗一样。”睦心菱越说，秦桓蔚的脸色越青，她嘴上的笑容也就越得意。

“……呵呵……一想到要演的是这种戏，我就高兴得合不拢嘴……”吓到了吧？敢调戏你干姊姊，不要命了是不是？睦心菱在心里想道。

“心菱，没想到你真的有那种奇怪的嗜好……”秦桓蔚苦着脸说道。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增加一点情趣嘛！走吧……”睦心菱拉住了秦桓蔚的手臂。

“你不是说要先培养感情吗？不是先预习吗？不然做起来会很生涩哦！对了，你刚才告诉我这里刚好有皮鞭、蜡烛什么的，就拿出来好了，刚好可以用。”“不，不了！心菱，我刚才只是开玩笑的。”秦桓蔚用力摇摇头。

“有什么关系嘛……难道你怕了？”睦心菱给了秦桓蔚一个白眼。

“我是怕了没错。”秦桓蔚可是真的吓到了，由于和睦心菱的交情十分深厚，他也知道她们家是在做什么的，而且她也学了几年的“功夫”。虽然差强人意，但他乃一介文弱书生，经过她这么蹂躏、折磨后，难保命不会去掉一半，开玩笑！被整得死去活来都有咧……“没关系啦……无聊嘛！我有时看录像带，那里面的男主角被鞭打后好象会特别‘兴奋’耶……”睦心菱拖着秦桓蔚，想将他拉入房间；而秦桓蔚则是害怕得一直往后退。

“我很正常的……被鞭打完后，只会奄奄一息而已，不会‘兴奋’起来……”他拚命往后退。

“你还真是没用！”睦心菱松开了秦桓蔚的手，而秦桓蔚则连忙躲到角落。

“保命最重要了。”“胆小……”“没错！我承认我是胆小……”睦心菱同情地摇摇头。

“对了，心菱，你就住在客房里。”秦桓蔚看了下表。“有什么事的话再打我的手机好了。”“怎么？要拍片？”“是呀！对了……前一阵子和‘瞿氏企业’的总裁瞿骋绯闻闹得挺凶的那名女演员，你知道吗？”“有点印象。”

“她是我们这一次的女主角。”“是喔……”“你的事就自己搞定，我晚上可能会晚一点回来。”“随便你，不回来最好了，小桓，你只要记得付房租就行了！”“你想得还真美。”“呵呵……”

第五章

依照饶闻给的书面资料，瞿骋和一名手下阿泽，立即便找到了秦桓蔚的家。他们轻易地打开了秦桓蔚家的门锁，便走了进去。

现在是半夜两点，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睡了；而不管睦心菱到底睡了没，他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把她带回来，要她遵守与她的承诺。

“你在这里等。”瞿骋说道。

“是！”阿泽恭敬地点头说道。

瞿骋打开了电灯，床上人儿睡得正香甜，根本不知道有人闯了进来。

睦心菱如黑瀑般的长发披泻在枕头上，她的嘴角噙着一丝甜蜜的笑容，仿佛正在美梦中。瞿骋将视线移到她的身躯，此刻，白色丝质的透明睡衣卷到了她胸部之上，露出了她未着胸衣的小巧胸脯；而那粉红色的蓓蕾让瞿骋的自制力一点一滴地消失；他忍不住走到她的身旁，以食指轻轻画着她的蓓蕾；而在他的逗弄之下，它也逐渐硬挺起来。

瞿骋心里的欲火迅速窜升，他连忙别开眼。

对瞿骋来说，睦心菱与秦桓蔚之间的关系是暧昧的，尤其她又睡得如此——不设防。

为了避免惊动睦心菱，他从口袋里拿了一颗安眠药放入她的口中，这是他事先准备的。

瞿骋将身上的西装脱了下来，套在睦心菱的身上，而墙角的几箱行李，他则叫阿泽进来搬。

在走出睦心菱的客房时，秦桓蔚正好拿了消夜回来。“心菱，我带东西给你吃了……”在看到眼前抱着睦心菱的瞿骋后，秦桓蔚的声音顿时止住了。

“睦心菱我带走了。”瞿骋对秦桓蔚称呼睦心菱为“心菱”的这种亲昵称呼觉得十分刺耳，他抱着睦心菱，迅速地走过他身旁。

“等一下，你们是什么人，要带心菱去哪里？”“你管不着。”“放开她！”秦桓蔚扔下了消夜想揍瞿骋时却被阿泽制止，阿泽反手格开秦桓蔚，正想踢出一脚，却被瞿骋唤住。

“够了，我是瞿骋，睦心菱在我这里，聪明的不要来找她，不然后果自理！”瞿骋冷冷地说完后，便大步离开了秦桓蔚的家；阿泽也跟着提着几个皮箱离去。

瞿骋？在听到瞿骋的名字时，秦桓蔚的眼睁得老大。心菱怎么会去惹上这个危险的人物？他在心里想道。

他可不敢去和瞿骋作对！他只是个小小的导演而已，他了解瞿骋是可以轻易毁了他的；这么想虽然有点不顾朋友道义，但他也只能为睦心菱祈祷。

“嗯……”睦心菱在瞿骋的怀里嚅唛了声，长发披泻在瞿骋古铜色的胸膛上。

瞿骋在睦心菱翻身的那一刹那就醒了。昨夜，他将她带回他的别墅后，脱掉她身上的西装外套，让她睡在自己的床上。他则是洗完澡后，便跟着躺在睦心菱的身旁。

瞿骋伸出了手指，玩弄着睦心菱的长发，她身上的馨香让他陶醉。

“讨厌啦……小桓……不要玩了……”睦心菱呓语了声，而她口中所吐

出的字句却让瞿骋的手停住。

心中那股小小的甜蜜感被睦心菱无意识的话给打破了，取而代之是一阵不悦的怒气。

她和秦桓蔚两人好到什么程度了？他不停在心里猜想着。

睦心菱再翻了个身，整个人趴在大床上，睡衣卷到了她的肩部，洁白的娇躯再度在瞿骋的面前展现了出来。

他情不自禁伸出了大手去抚摸她，沿着她白皙的颈项，一直到她的背部；顺着她玲珑的身躯一直下去……“小桓！”睦心菱再度呖语了声，而瞿骋则不悦地坐起了身，穿上了睡袍，下了床，走到窗旁，拉开窗帘，让阳光照入房内。

温热的阳光令睦心菱睁开了眼。

“醒了？”瞿骋极为冷淡地说道，刚才在她熟睡时的温柔神情已消失了。

一阵熟悉的音调由睦心菱的耳畔传来，睦心菱知道自己曾听过这个声音，但就是记不起来拥有这么低沉声音的人是谁！

“你……”睦心菱眨了眨眼，睡意已完全消失；她环顾着自己所处的地方，这里不是秦桓蔚的那间公寓……而是她来过几次的瞿骋的房间！

“还记得我吗？”睦心菱摇摇头，这不是真的！她一定在作噩梦，她现在一定是在梦里，不然的话，她昨夜明明舒服地在小桓房间里睡觉，怎么一觉醒来地点全变了！

有些鸵鸟心态的她，选择了倒在床上——继续睡。

“不记得我是谁了吗？”天呐！睦心菱拉起了棉被，只想将自己全蜷曲在棉被里；不过瞿骋已比她快一步，拉掉了她的棉被。

睦心菱偷偷捏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确实会痛！不是在作梦，其实她原本想捏瞿骋的，但是因为害怕而没做。

“你令我很生气，你知道吗？”盛怒中的瞿骋嘴角扬起了一丝笑容。

“你的笑容看起来很不怀好意……”睦心菱害怕地说道。

“是吗？”睦心菱用力点点头。

“知道我是谁吗？”睦心菱用力地摇摇头。

“也许应该想办法让你想出我是谁才是。”瞿骋冷冷地说道，森冷的眸光透露出他的不悦。

“这……”睦心菱搔搔头，将自己缩成了小虾米的形状。“我有‘暂时性的失忆’，嘿嘿，不过我现在想起来你是谁了。”“你让我很生气，你知道吗？”“我……我不是故意的。”睦心菱开始结巴起来。

“是吗？”“当然。”强调似地，睦心菱再用力地点了下头。

“为什么没有遵守和我的约定？”瞿骋的手把住了睦心菱的下颚，强迫她抬头看着他。

“我忘了……嘿嘿……”她讪笑了几声。

“也许我该想办法让你不要那么健忘才是。”“你想做什么？”睦心菱猜测瞿骋可能会做出“不利”于她的事，由瞿骋身上所透露出来阴寒的气息，令她有些害怕。

“如果我没有调查过你的话，也许会让你轻易地逃走。”他的手松开了她的下颚。

“你别乱来唷……乱来是要犯法的……”睦心菱颤抖地说道。

瞿骋的手扣住了睦心菱的双手，将她压在床上。

“做什么啦……放手！”正面被瞿骋压在床上的睦心菱只能不停拍打着床，做出这种微弱的抗议。

瞿骋冷凝的眼露出了炙热的光芒，他的手指沿着她白皙的脚踝往上移动。

奇异的感觉由她的脚踝流窜开来，睦心菱无法思考那是种什么样的感受，经过瞿骋所碰触的地方有些麻、有些烫。

“放开我……”她十分困难地吐出这三个字。

瞿骋盯着她微露的酥胸，欲火顿起。他冲动地一手扯去她的睡衣。

睦心菱此时方知事态严重，吓得紧紧捉住棉被，大声呼救。

“你住手……我……我会恨你一辈子！”话才说完，一滴泪便落了下来。

“我和他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你不相信我！”望着她可怜兮兮的样子，瞿骋不由得心软了。他松开了手。

知道瞿骋停手了，睦心菱连忙屈起身，用棉被将自己包得紧紧的。

“我相信你。”“我要回去！”“这是我们的交换条件。”“不！”睦心菱用力摇着头，恐惧的眼直直盯着瞿骋。“我现在就回去将那枚烂戒指拿来还你，我不要留在这里！”“你想走是吗？”如魔魅的声音由睦心菱的耳畔响起，听起来令睦心菱直打哆嗦。

“没有人可以欺骗我，你知道吗？包括你在内。”瞿骋走入了浴室。“如果你想逃离我的视线，就不是只有刚才那样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该死！她竟然答应和这种如同恶魔之子的男人做这种可怕的交易！

她该逃吗？她有办法逃吗？就如同瞿骋所说的，她逃到哪里，他都有办法将她追回来的。

怎么办？她的头皮开始发麻，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妈妈咪呀……难道真的要忍吗？虽然有一句话说“百忍成金”，但是……忍下去的话，她有失身的可能呀！

啊！敲了敲脑袋，自己怎么那么笨呢？他又不可能二十四小时跟着她，也许她可以趁他上班时偷跑！对！就这么决定。

会议室“骋，听说你带了个女人，住进了你的屋子里是吗？”宫辞笑问。

瞿骋扬起了眉，啜了口酒。

“好奇我怎么知道的吗？”宫辞替自己倒了杯酒。“闻说的，别忘了，他可是个长舌男。”“我长舌？阁下也太抬举我了吧？”饶闻毫不客气地回道。

“我怎么敢和你比呢？”他笑了几声。

“是吗？”宫辞耸耸肩，一口喝完杯里的酒。“她是名小偷，手脚不太干净，留下来不好。”“而且她还打算行刺你。”长腿交叠在桌上的卫翼冷冷地吐出了一句。

“我自有打算。”瞿骋并不认为睦心菱那种“三脚猫”的功夫伤得了他。何况他也看得出来，她并不想伤害他，只是一时心慌而已。

“凡事小心一点。”宫辞看向卫翼。“喂！翼，你可以笑一下吧？整天绷着一张脸，不怕脸部肌肉会僵硬吗？”“别拿你那张嘻皮笑脸和翼比。”饶闻摇了摇头。“真搞不懂，为何桑音会看上你？”“那是因为她有眼光。”宫辞十分骄傲地说道。

“我看是视力有问题吧！”“去你的。”“翼，你那里的情形怎么样？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瞿骋关心地问道，昨天他们接到了“远扬企业”季谐

行的电话，要他们派人保护他的宝贝女儿季舞彤，开价五千万。卫翼考虑了一会儿便接下了这个案子。

“目前情况还好。”卫翼淡淡地说道。

“那位季舞彤比如同报告一样吧？”饶闻笑问。

卫翼点点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被她给整了吗？”宫辞好奇地问道。

“目前还没有。”“翼，做人不要太‘古意’，她整你，你就整回来，男女平等嘛！”“不要在别人的面前唱高调，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好了，桑音叫你往东你不敢往西，是男女平等吗？她生气时会用东西扔你，你会扔回去吗？哼……”饶闻摇着头说道。

“喂！你何必说得那么明白。”“既然是事实又何必怕人说，我看你这叫‘妇唱夫随’。”瞿骋的手机突然响起。

“喂……”瞿骋说道。

“瞿先生，睦小姐刚刚拿着行李想要偷跑出去。”“抓到她了吗？”“是的！她在爬窗子时被我发现的。瞿先生，你要回来处理吗？”阿泽问道。

“我马上回去。”瞿骋收了线，从首位上站了起来。

“骋，怎么了？”饶闻问道。

“白老鼠想偷溜。”瞿骋的嘴角微微扬起一抹阴寒的笑容，那个笑容令饶闻有些担心睦心菱这个小妮子会受到“非人”的对待。

“你不会想打她吧？”饶闻皱了眉。

“这是我的事。”瞿骋大步走出了会议室。

“真为睦心菱感到担心。”饶闻说道。

“不关我的事，我晚上和音约了要去看电影了。”宫辞伸了伸懒腰。

“不要太幸福哦……”“为什么？你羡慕吗？”宫辞笑嘻嘻地说道。

“会喜极而泣！”“去你的。”“喂，阿泽先生，你也帮帮忙嘛！让我出去……”自从几分钟前被阿泽给抓回来后，睦心菱就坐在客厅里和阿泽大眼瞪小眼。

“睦小姐，请不要为难我。”阿泽搔搔头，为难地说道。

“有什么好为难的？你想想看嘛！你放我走对你、对你的老板也好。”她对阿泽晓以大义。

“为什么？”阿泽不解地问道。

真是笨！睦心菱摇了摇头，不会吧！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得了“蒙古症”的人啊！

还是得好好“再教育”，她在心里想道。

“你知道做这种事是不对的吧？”阿泽点点头。嗯，很好！还不笨嘛！还算有点良知。

“你放我走，那你就不算是做坏事，而且还是做了一件好事呢！你说的是吗？”“好象是！”阿泽再度点点头。

“所以你就放了我吧……我不会告你的。”好象就快成功了！睦心菱在心里“黑皮”地想道。

“这，真是抱歉！还是不行。”不行？睦心菱瞪大了眼。

忍耐……忍耐……再忍耐！睦心菱深吸了一口气，阿泽是她最后的希望了，她硬是扯出了个笑容。

“阿泽……”睦心菱突然换上了甜蜜的笑容。

“有什么事吗？陆小姐。”陆心菱那种刻意假装的声音，令阿泽全身的鸡皮疙瘩全都起来了。

“喏，这样好了！我牺牲一点好了。”陆心菱解开了胸前的两个扣子，打算想色诱阿泽。照她的观察，阿泽的身手应该不错，最起码比她好得多，所以不能对他动武。既然不能动武，那也只有智取了。

她的计划是——先色诱阿泽，然后趁他卸下心防时，再使出全力打昏他。

陆心菱露出了一大片香肩，刻意拢了拢如瀑般的长发，她摆出撩人的姿态，向阿泽勾了勾手指。

“陆小姐……”阿泽的脸胀红了。

“来嘛！”这些花招全都是她看电视学来的。

“陆小姐，请你自重。”阿泽偏过脸去。“有什么关系嘛！这又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不行的。”“有什么不行嘛……”陆心菱伸手勾住了阿泽的颈项。

“请你别为难我。”“这怎么算是为难呢？”“这……”“有什么关系嘛！我都不介意了。”突然，一阵车声传了过来，陆心菱知道那是瞿骋所开的车。

“去……没戏唱了。”陆心菱松开了手，翻了翻白眼，双颊鼓得大大的，不知道是气阿泽“不解风情”，还是气自己“缺乏魅力”。

“瞿先生回来了。”“我听到了！白痴！”

第六章

瞿骋下了车，飞快地走入了客厅。

“回来了！真早。”陆心菱笑嘻嘻地说道。

“你想跑是吗？”瞿骋以阴郁的眼神看着陆心菱。

“没有呀！没有……你哪一只眼睛看到我想偷跑的？”“阿泽！”瞿骋唤道。

“有什么吩咐吗？”“打电话叫闻来一趟。”“你不会又有什么不良企图了吧？”陆心菱防备地说道。

“怕了？”“是呀！我就是怕你咬我呀……”“既然怕的话，为何不乖乖待在这里？”“嘿！待在这里的话，谁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就如同他上次所说的，那件事只是算一个小小的惩罚而已。

天呀！她可不认为那算是什么小惩罚。她可是个“淑女”耶！怎么可以让人这么对待！

陆心菱用力点点头。

“你真的很想走吗？”难道她一点都不想留在这里？“废话。”“别浪费精力了，你是不可能走得了的！”瞿骋微扬的唇角露出了个笑容，但是笑意并没有传达到他灰暗的瞳眸里。

“为什么你这么有把握？”陆心菱气呼呼地说道。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瞿骋走到沙发前坐下。不一会儿，饶闻便踏入了客厅里。

“骋，你找我吗？”饶闻潇洒地走入了瞿骋家的客厅里，当他的目光扫

到坐在沙发上的睦心菱时，他对她点点头。“睦小姐，初次见面，我是饶闻。”睦心菱连头也懒得抬，只是懒懒地随意打了个招呼。饶闻也不以为意，走过去坐在瞿骋的身旁。

“骋，有事吗？”瞿骋点点头。“我要麻烦你，将我家有窗户的地方全都落锁。”“什么？”睦心菱听到瞿骋的话后，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开什么玩笑？你把我当犯人是吗？”原本的活动范围只到围墙内而已，她就已经十分“郁卒”了，更何况是加了锁后。

饶闻看着瞿骋。“骋，你确定吗？”瞿骋点点头。

“那小姐同意吗？”饶闻再望向睦心菱。

“废话！当然是不同意。”睦心菱鼓起勇气，走到瞿骋的面前。“你以为你是谁呀！”

“凭什么限制我的自由！凭什么在窗户、门的地方加锁？”她气忿地说道。

“这是我们的约定，你不会忘了吧？既然你不守约的话，那就别怪我！而且这里是我家，我有权装设一切的东西。”“什么？”睦心菱的声音扬了起来，她握紧了拳头。忍住想朝跟前那张冰颜挥去的冲动，硬是忍了下来。

“闻，快去办吧！”“知道了。”饶闻点点头，瞿骋从没有像现在一样在乎过一个女人，这也就是说……她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与其它女人不同的。

饶富兴味的再看了睦心菱一眼，才转身离去。

“你真的太过分了！”睦心菱说道。

“你逼我的。”瞿骋无所谓的从沙发上起身。

“等等！你这卑鄙小人要去哪里？”睦心菱吼道。

“洗个澡睡觉，怎么？你想一起来吗？”瞿骋了竟然还有心情调侃睦心菱。

“谁要和你洗呀！”真该死！瞿骋这个下流至极的痞子，真的在他家有窗户的地方全都落了锁。现在她连走出庭院都不可能，而且也没有任何的逃生门。如果真的发生火灾的话那就好玩了，她一定会变成人肉干。睦心菱想道。

想起猪肉干还挺好吃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可能会变成“人肉干”，她就不禁全身发麻，真是恶心。

无聊呀！睦心菱成大字型的躺在床上，以前她一直认为能多睡一点觉是一种幸福，但现在呢？她可不认为自己幸福到哪里去了。

说实在的，其实她觉得瞿骋也不是真的那么坏，像她现在无聊得以数他的缺点度时间，就都数不出几个了。

瞿骋算是对她不错了。只有不顾她的意愿强留她这点，令她十分不能忍受，不然他真的对她算是挺好的。

至少她要求要独自一间房，不和他同住，而瞿骋答应了。

再这么下去的话，自己不就成了“废人”吗？而且整天吃那么多食物，都没有运动，噢……两个月的期限到了之后，她一定会变成“小象队”，然后说不定“媚X峰”会来找她拍广告。

再然后，“媚X峰”那句广告词就会轮到她用——她发誓发誓再也不要胖回来了。

一想到这里，天呐……此时她只能希望自己的肠胃吸收不怎么好。

“奇怪咧！怎么又想到那里去了？受不了！”每天胡思乱想、作作白日梦，就是她的一天了。

眼角扫到墙角的两箱行李，奇怪！怎么来了好几天，自己的行李都还没整理，真的是很懒呐！也难怪她会那么懒了，因为瞿骋替她准备了一整个衣柜的名牌衣物，甚至连内衣裤都有准备，所以她根本没想到去整理那些行李。

好不容易从床上起身，头有些昏沉沉的，十分懒散地走到墙角，她将两袋行李箱拎到床上去，开始一一整理。

等翻出所有的衣物后，她才发现暗袋好象有些东西。

“奇怪！我应该没带什么东西出来吧？”她喃喃地说道。“管他的！拿出来看看好了。”拉起了暗袋，她将暗袋里的东西拿了出来。一本书。耶！她什么时候会带书出来了。

看了封面的书名……咦？睦心菱的眼睛瞪得老大。“花花公主”？她什么时候去买了这种书？睦心菱开始用力地思考着，事关重大！她怎么可能去买这种书了。

“难不成是自己欲求不满？晚上睡觉时梦游，去书店买的？”天呐……她在心里哀嚎着，这件事对她的刺激实在太大了。

“噩梦！”她闭上了双眼，期待再张开时，那本书早已消失无踪了。但事实证明——没有。

吞了口口水，好奇心驱使她偷偷看了一下封面，上面是一位英俊的男模特儿的半身全裸像。

像是做坏事一般，她一页一页地“偷偷”翻着，就怕她看到一半时，突然被不速之客给打断。

“……全裸？”睦心菱死命地盯着，深怕露了“某一处”没有给它看得清清楚楚。

越看睦心菱的脸越红，口水吞咽得越来越急。人家都说四十岁的女人“如狼似虎”，她才二十五而已，离四十还有十五年，怎么就饥渴成这样了？越往后翻，刺激越来越大，终于忍不住——一股热流从鼻孔流了下来。

睦心菱摸了摸浓稠的液体。天！她竟然看“花花公主”看到流鼻血！真的是刺激太大了。这种“情色”刊物果然还是不怎么适合她阅读。

她立即拿了卫生纸卷成两团，塞入了鼻孔里。

叩叩……敲门声响起。

“不会真的那么倒霉吧？”她迅速地将书往枕头下藏，才走去开门。

“你……”当瞿骋看到睦心菱的鼻孔塞了两团卫生纸时，不禁愣了下。“你这是怎么回事？”“嘿嘿！天气太热了，火气有点大。”睦心菱讪笑着。真是丢脸呵！这么拙的表情竟然被人看到了。

“你流鼻血？”睦心菱点点头。

“我叫医生来……”瞿骋转过了身。

“不！不用了……不用麻烦了……”睦心菱连忙拉着瞿骋的衣袖，阻止他去找医生。

唉！真是丢脸丢到家了！

“突然流鼻血，这代表身体不太好。”“没关系的。”她可不是“突然”，而是偷看“花花公主”刺激过度才会流鼻血。

“怎么会突然这样？”瞿骋拨开睦心菱垂落胸前的长发。

瞿骋眼底的温柔让睦心菱迷惑了……他为什么用这种温柔的眼神看着她？难道是……他喜欢她？但……不会吧！她只是一个老百姓，而且只算

稍具姿色而已，没钱、没势的……他没有任何理由会喜欢她呀……也不是她对自己没什么信心，但是这就是事实呀！

更何况她还是“三只手”一族的。

“心菱……”瞿骋看睦心菱直愣愣地看着自己，有些担心地唤道。

“哦，没事！没事！”“真的没事？”“当然，不用特地去找医生来了。”“那就好。”“找我有什么事吗？”瞿骋会喜欢她，可能是她以“气质”取胜。嗯……对！

一定是这样的，她开始胡思乱想。

“你这里有缺什么吗？”瞿骋走入了睦心菱的房里。

“没有！没有！”睦心菱用力摇摇头。“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想整理一下行李，所以请移动你的脚步，门口就在那里。”她深怕那本书被瞿骋给看到。

“是吗？”“没错。”睦心菱强调似的用力点头。

“那就好。”瞿骋坐在床上。“你很讨厌我吗？”他问道。

“这个……”睦心菱有些别扭。

瞿骋点点头，背部往枕头靠。突然，他发现枕头下有些硬硬的……瞿骋疑惑地看着睦心菱。“枕头下有什么吗？”咦？睦心菱紧张地吸了一大口气。“没有！当然没有啦……错觉……你的错觉。”她连忙挥了挥手。

但是瞿骋看起来，睦心菱倒是有点反应过度，活像“此地无银三百两”一般。

瞿骋想掀起枕头，但却被睦心菱给制止了。

“不！别掀……”睦心菱连忙扑到瞿骋的身上。

瞿骋反手搂住了睦心菱的腰，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

“你藏了什么对吧？”睦心菱无辜地点了点头。“是呀……所以你还是别掀比较好。”她穿著牛仔短裤，裸露在外的白皙双腿在瞿骋的腿上摇晃着。

“你藏了什么东西？”“……这个……”什么东西呢？她会把什么东西藏在枕头下？睦心菱用力地思考着如何扯谎。“内衣……是内衣……所以还是别看！”“是吗？”一看就知道睦心菱说谎了，瞿骋一把掀开了枕头。

惨了！睦心菱在心里哀嚎着。

瞿骋不可思议地看着睦心菱，拿起了“花花公主”翻了个下。

“你看这种东西？”“不，不是！”睦心菱连忙摇摇头。

“不然怎么会在你的枕头下？”他将“花花公主”丢到一旁。

睦心菱的眉头皱了起来，奇怪咧……她这么紧张做什么？看就看呐……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干嘛畏缩咧……不就和男人偷看“限制级”录像带一样吗？而且她也只是基于“好奇”而已，这也不是她的呀……虽然她还在怀疑是不是自己半夜跑去偷买的。

“是！这是我的东西。”承认就承认，怕什么怕呢？有什么好怕的？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为什么看这种书？”“好奇不行呐！”睦心菱深吸了口气，凶巴巴地回道。

“何必好奇呢？”瞿骋那张冷峻的脸孔忽然出现一丝柔和的笑意。

睦心菱搔搔头。“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本书是谁的，怎么会出现在我的行李里；刚才整理时发现了，就顺手拿起来翻一下。”“所以翻到流鼻血？”原来是这样，难道她会说是火气太大了。

“嘿嘿……大家心里知道就好了，何必讲出来呢？这样太没有‘美感’了。”她的脸胀得通红。

瞿骋伸手搂紧了睦心菱，将她拥在怀里的感觉真好。

“你根本不用看那种书的。”也不是她喜欢看呐……好奇呀！是好奇！她在心里想道。

瞿骋的手移到她的下腹，解开了她牛仔裤的钮扣。

“住手！你在做什么呐……”她拍拍瞿骋的手。

“你说呢？”“我不要。”睦心菱气呼呼地说道。

“真的不要？”“对啦……”果然是色魔。

瞿骋抱起了睦心菱，走向床边。完了，她的贞操完了……睦心菱紧闭着双眼，身子有些发颤，等待着瞿骋的侵犯。

但出乎意料的，瞿骋并没有做出什么事。只是摸了摸她的脸颊。一定是鼻孔里的卫生纸让他兴致全消！她在心里喜孜孜地想道。

瞿骋取下了她塞在鼻孔的卫生纸，其实他是真的想“做”，但在看到她小小的身子抖成这样后，他所有的兴趣全都消失了；再看到睦心菱塞在鼻孔里的卫生纸，他更想笑。

这几天以来，他一直在等！等她适应他……等她熟悉他……但很显然的，还是做得不够。

她偷偷睁开了双眼，看到她取下了那两团卫生纸，他也没做什么呀……会不会是自己想太多了？嗯！有可能。

“已经没有流血了。”瞿骋将卫生纸丢入垃圾桶里。

“对喔……不用再塞那种东西了。”“以后别看那种书了。”瞿骋摇着头。

才看一次而已，就把她当成“好色”的女人，真是冤枉啊……“我也没有很喜欢看。”睦心菱绞着棉被。

“但是你看了。”“看了就看了嘛！又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睦心菱从床上坐起身，戳戳瞿骋的胸膛。“难道你就没有看过A片吗？”她大胆地问道。

瞿骋的眉扬了起来。

“怎么？有吧？嘿嘿……”睦心菱的美眸骨碌碌地转了一圈。“看你那种表情就知道有了，所以你也别一直说我看什么‘不良刊物’了，更何况我已经二十五岁了，是个成年人，不是未成年！”她义正辞严地说道。“我没有看过。”瞿骋的唇角流露出笑意。

“你说谎！”睦心菱不相信。

“真的。”“才怪！信你就是白痴。”她撇了撇嘴，嗟！真是没品的男人，敢做不敢当！

明明就是有，又说没有。她压根儿不相信瞿骋没有看过。

“信不信由你。”瞿骋从床上起身，走到门口时，才往后转，看着睦心菱。“我都是‘亲身体验’，根本不是‘用看的’。”说完后，他才踏出了房门。

睦心菱被瞿骋的话震得反应不过来。

“‘亲身体验’？”她的脑中打隆隆地响着。

就是……一想到书中的图片，睦心菱才止住血的鼻孔又流下了鲜血……看来她有一天一定会因为失血过多而亡。

第七章

“喂……我可以打通电话吧？”睦心菱一脚踹开了瞿骋的房间，忍无可忍地说道。

瞿骋真的是太过分了，连家中的电话线也全都拆掉，这样的话，她要如何搬救兵呐！

“不行。”坐在床上看杂志的瞿骋头也不抬，径自在床上翻动着商业杂志。

“为什么？”如果要打电话的话，一定要打瞿骋的大哥大才可以。

“不行就是不行。”“你如果再那么过分的话，我就……”睦心菱深吸了口气。

“你就怎么样？”瞿骋问道。

“我就……”睦心菱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瞿骋，一时之间也呆住了。怪只能怪自己学艺如此不精，拳脚功夫输人，真是可怜。

“嗯？”“我就和你拚了！”睦心菱扑向瞿骋，对床上的瞿骋扫出一腿。

瞿骋丢开了手中的杂志，迅速伸手把住了睦心菱的腿，将她带上床。

“放开我！”她气呼呼地说道。瞿骋将她压在床上，完全无法动弹。

“我给你的时间应该够了吧？”瞿骋突然冒出一句。

“什么意思？”睦心菱不解地看着瞿骋。

瞿骋翻过了睦心菱的身子，开始解她衬衫上的扣子。

“做什么……”瞿骋一面解开扣子，睦心菱一面将扣子扣好。“最近天气有点冷，这样会感冒的。”睦心菱讪笑着。

天呐！她竟然笨到一脚踏入了“敌人”的阵营，真是笨！

“室内有开暖气。”瞿骋看着被他解开的扣子又被睦心菱给扣上，干脆一把扯去了她的衬衫。

睦心菱倒吸了口气。

“我……”“你的话真多。”瞿骋抚着睦心菱柔顺的长发说道。

瞿骋双眼火热地注视着她雪白的胴体……小熊内衣？当他的视线移到她的胸前时看到睦心菱所穿的小熊内衣，不禁莞尔一笑。

顺着瞿骋的视线，睦心菱看到自己所穿的小熊内衣……脸颊迅速胀红，他的笑容是代表她的内衣十分幼稚吗？“很可爱。”“谢谢……不过，你可不可以稍微移动一下身体？”“可以。”瞿骋从床上起身。

还好，他好象没有要“霸王硬上弓”的姿态。睦心菱偷看了瞿骋一眼，然后拉紧衣服，想偷溜回自己的房里，却被瞿骋给拉回床上。

“你不是要让我离开吗？”“我有说吗？你只是要我移动身体而已。”他是移动了身体，还解开了自己的浴袍。

“你真过分！”她的双手被瞿骋的手给制住，根本无法动弹。

瞿骋的大手推高了她的小熊内衣，露出了雪白的双峰。

他的手指轻轻刷过了她的蓓蕾，而睦心菱则轻颤了下。

“你的每一处我都看过。”瞿骋用十分低沉的嗓音说道，那迷人的音调令睦心菱有些迷醉。

“别这样……”瞿骋修长的手指在她的胸脯上摩挲着，那种感觉好奇怪……“为什么？”瞿骋的手指逗弄着她的蓓蕾，俯下身来，深深吻住了它。

“不……” 睦心菱紧闭着眉，逸出一长串的呻吟声。

瞿骋在睦心菱的蓓蕾上吸吮、嚙咬着，也不停地揉弄着。

他狭长的眼里满是情欲，伸手描绘着她近乎完美的唇形。

原本向她提出“同居”，只是因为有趣；但现在不同了，她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影响到他。她的笑容、她的一切……都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烙印。

瞿骋吻住了睦心菱的唇，不停在她唇内翻搅着。而睦心菱根本毫无招架之力，只能任瞿骋的动作带给她晕眩的感觉。身体里的空气快被抽完了，睦心菱的脑海中一片混沌。

瞿骋在她身上施了魔法，她知道的。所以她才没有任何力气去反抗，将一切交付给他，任由他摆布……为什么呢？睦心菱自己也不清楚……她不是很讨厌他吗？讨厌他那么霸道地对待她、厌恶他将她深锁于一个巨大的牢笼中……瞿骋的手沿着她十分娇柔的身躯，往她的下腹游去。

一波波的战栗感觉流窜过她的身子，她感觉到他的手褪去了她的短裤，隔着底裤触碰着她美丽的核心……“啊……”睦心菱弓起了身。她抓紧床单，随着他手部的动作，她的身子也不停蠕动着。

瞿骋缓缓褪去她的底裤，双眼炙热地注视着她最美丽的地带。

“不……不要……”睦心菱感觉到他的注视，脸立即红成一片。

“不！不要看……”他伸手扣住她的腰际，将身体置身于她的腰间，缓缓进入……“痛……”睦心菱睁开了眼，对这种刺痛感到陌生而紧张；如此一来瞿骋反而无法前进冲破那道小小的屏障。

“亲爱的，别怕，我会很温柔的……”瞿骋试图让她放松，在她的身上落下了细碎的吻。

睦心菱放松了些，瞿骋马上用力一顶，冲破了那道屏障，到达了她的深处。

“痛……”下体像被撕裂般，睦心菱一直挣扎着。瞿骋开始缓缓移动着身躯，速度由缓而急。

而随着瞿骋的律动，原本她疼痛的感觉也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一股难以言喻的快感。

她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他在她的体内驰骋着……用力地挺进、徐缓地退出，这一前一后的动作，奏出了恒古不变的绵绵爱意……睦心菱呻吟着，过多的激情令她承受不住，咬住了瞿骋的肩。

伴随着瞿骋的低吼，在一阵阵炫目的火花中……他在她的体内释放出所有的欲望……激情也慢慢落幕。

第二次在瞿骋的怀里清醒了起来，她跪坐在瞿骋的身旁……他们真的……睦心菱的脑中又开始轰隆隆地响着。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都已经二十五岁了。

不经意地又想起了她偷看的那本“花花公主”，昨夜她一直紧闭着眼，不敢去看瞿骋的“那里”，不知道他和那些猛男的有什么差别。

该看吗？睦心菱心里是真的很想看呐！毕竟图片和真实的景象难免会有差别。

但她这样不就变成了“好色一族”了？她可不想被人冠上“色女”的名号。

偷觑了瞿骋一眼，他原本冷酷的表情在睡梦中十分柔和，而平稳的呼吸声也在告诉她，瞿骋正在熟睡……看一下没关系吧？偷偷掀开了棉被的

一角，她的视线缓缓往下游移着，最后她终于看到了瞿骋的“那个”。

脸颊立即胀红，他的那里竟然好……而在她的注视之下，“它”似乎也渐渐地挺起了……一股热流又再度由鼻腔冲出，鼻血又流了出来。

“哇……”惊叫了一声，睦心菱连忙捂住了鼻子。

“你到底在干什么？”早在睦心菱坐起身时瞿骋就醒了，他只是很好奇她想做什么。

但他没想到睦心菱竟然如此大胆，掀开了被子观察着他的……而同时令他诧异的是——它竟然在她的注视下，迅速地勃起了。正当他想看看她还会有什么后续动作时，却发现她的鼻血流了下来。

“怎么又流鼻血了？”睦心菱开始找寻面纸，但双腿间的刺痛令她动不了身。

抽了几张面纸，瞿骋将面纸递给了睦心菱。“拿去。”“谢谢……”睦心菱困窘地接过了瞿骋给的面纸。看来她的体质似乎不太适合看一些“奇怪”的“东西”。

“你似乎很会流鼻血。”瞿骋抱起了睦心菱，让她贴在他宽广的胸膛。

“似乎……好象是！”睦心菱将面纸揉成两团，塞入鼻孔里。

“既然是的话，就不要常做一些会让鼻血流下来的事。”瞿骋抚着她柔顺的黑发说道，脸上露出温柔的笑。

睦心菱再度为瞿骋的笑容所迷惑，她从来不知道瞿骋笑起来是如此好看，因为他总是板着一个活像别人欠他几百万的臭脸。而现在，他微乱的黑发、柔和的脸庞以及那温暖的笑容，就像是个大孩子一般……“你看到了是不是？”天呀！她干脆撞豆腐自杀算了，这么丢脸的事……她偷看他的……唉……好象自从认识瞿骋以后，她就常做一些令别人喷饭、令自己丢脸的事了。

“我本来就醒着。”瞿骋扬起了眉角。

“反正你就是看到了是不是？”“你是指‘看到了’什么？”瞿骋黝黑的瞳眸带着浓厚的笑意。

“就是看到我偷看你的‘小弟弟’啦……”睦心菱红着脸吼道，但在看到瞿骋越来越扩大的笑容时，才发现自己被拐了！怎么那么笨……自己“招认”去偷看他的“小弟弟”，本来不是要打死不认帐的吗？“哦？你偷看？怎么……和杂志上的有差别吗？”瞿骋调侃着。

“别说了……”睦心菱拉起了棉被，从瞿骋的胸膛上滚了下来，将全身蜷了起来，打算做一只鸵鸟。

“为什么不发表意见？”瞿骋再度问道。

“别说了啦……我一定会长针眼的！不然就因为鼻血流太多而身亡……”在那一大团的棉被里，睦心菱闷闷地说道。

“不会的。”瞿骋摇着头。

“会啦！”“眼睛所见的，和图片上所看到的有什么差别吗？”“别说了……”睦心菱吼道，一想到自己刚才看的，鼻血又流出来了。“又流鼻血了啦……”“瞿骋！我们等一下要到哪里去吃饭？”睦心菱搂着瞿骋的颈项，笑着问道。

她现在终于相信“感情可以慢慢培养”这句话了。

听到睦心菱的称呼后，瞿骋的眉不悦地扬了起来。

“怎么了？不高兴呐？”睦心菱松开了手，小心翼翼地看着瞿骋。这个

男人翻脸就像翻书一样，前一刻还对她微笑，现在她不过要叫他带她去吃饭，脸色马上就变了。

他那么有钱，才出去吃一餐而已……怎么？怕她吃吗？果然！人要小气、吝啬才会发财。

看瞿骋还是闷声不响，于是睦心菱便说道：“没关系！没关系……也许我在你这里花太多钱了，所以你不高兴。”睦心菱顿了顿。“这样好了，你不用每天带我去吃大餐，我今天吃泡面就好了。”瞿骋还是不吭声。

“那我连泡面都不要吃好了，冰箱里有鲜奶和饼干。”“我不是这个意思！”瞿骋有些烦躁。

“不然呢？”睦心菱不解地看着瞿骋。

“你称呼我的方式。”“什么方式？”睦心菱还是不懂，难道是她笨吗？“你怎么叫我？”瞿骋拿起了桌上的茶杯，啜了口茶。

“瞿骋呀……瞿骋不就是你的名字吗？”“连名带姓叫？”“不然你要我怎样叫？小骋？小骋骋？可爱的骋？”越说，睦心菱的鸡皮疙瘩冒得越多。恶心死了！这有什么好在乎的，还板着一张脸来吓她这个心地十分善良的小老百姓。

“和闻他们一样叫。”瞿骋冷着脸说道。

“他们怎么叫？”她又怎么知道他们怎么叫。“大哥吗？还是老大？”她乱猜着。

“不是！”瞿骋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那不然呢？你要告诉我呀！你不说我又怎么会知道呢？”睦心菱也火了，什么事情就坦白讲出来就好了嘛！干什么装一个臭脸来吓人呢？事情不说出来，独自在那里生着闷气，她最讨厌那种人了。

“骋。”从瞿骋的口里吐出一个字。“什么？”睦心菱没有听清楚。

“我说，他们都叫我‘骋’。”瞿骋生平第一次脸红；感到脸部有点温热，他连忙转过身。

“骋呀……”好奇怪的念法，不过也没关系，反正他喜欢就好了，凡事顺着他就可以了。都几岁的人了，还会闹别扭！她在心里想道。

“没错。”“那我们晚餐要吃什么？”睦心菱绕到他的身前问道。

“随便。”瞿骋搂住了睦心菱，没想到他的名字由她的口中念出来，是如此悦耳……“真的？”瞿骋点点头。

“可以不用吃泡面？”瞿骋再度点点头。“你想吃什么？”“这个……”这可得好好想仔细了，住在他这里这么久了，好吃的东西也吃了不少，天天上饭店、西餐厅，好象也没什么没吃过的。

“家里有没有蛋？”“可能有吧！”厨房都是管家在看管的，原本晚餐也是由管家所准备，但自从他们的关系较为亲密之后，瞿骋便吩咐管家不用煮晚餐了，只需准备午餐给睦心菱就可以了，晚上他们两个人则一起出去吃，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厨房冰箱里有什么东西，也不会去留意那些。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睦心菱溜到了厨房里，打开冰箱，果然还剩几颗蛋。

“想煮什么？”瞿骋跟在睦心菱的身后，从她的背部搂住她的腰，汲取着属于她发丝及她身上的馨香。

“三分钟就好了。”睦心菱讪笑着。瞿骋在她的耳旁呢喃，让她的耳根发麻，双腿发软。

“煮什么东西那么快？”瞿骋有些不相信。就算是煮两粒荷包蛋也要五分钟，更何况是其它的东西？“泡面。”“为什么煮泡面？”瞿骋的手掬起了她的发丝玩弄着。

“偶尔吃一下也挺不错的。”她忽然觉得该为他“省”一点钱。

“是吗？”“对呀！”睦心菱用力地点点头。

“你的长发很美。”“是吗？”“整理起来一定很费时吧？”“是呀！光是什么保养品就一大堆了，可花了我不少钱。”睦心菱笑道。

过了五分钟。

“泡面煮好了。”“我来端。”瞿骋端着泡面走到了客厅，放到餐桌上。

“咩……”门铃声忽地响起。

瞿骋拿起对讲机。“喂……”“骋，是我们！我们来看你了。”瞿骋立刻按下开门的按钮。

“谁呀？”睦心菱不解地问道。

“朋友。”他走回心菱身边。

“哦……”睦心菱点点头，肚子已经开始咕噜咕噜叫了，于是她拿起了筷子开始吃泡面。

“哇……吃泡面哦！骋，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贫穷了？”一阵戏谑的声音没多久便由门口传来。

睦心菱看向门口，一次来了三个。“你们要不要吃泡面？家里还有两碗，只不过会有一个没得吃。”“睦小姐，不用了。”饶闻依旧是一副十分斯文的样子，他挥了挥手。

“喔。”睦心菱点点头。

“坐。”瞿骋说道。

三人找了位置坐下。

“那时间和我说，我还觉得有点夸张，没想到你家里还真的装满了铁窗与电子锁。”宫辞笑道。

“还好。”“为了防止某人‘偷跑’是吗？”宫辞意有所指地看着睦心菱。

“喂喂喂……”睦心菱放下了筷子，走到宫辞的身旁，戳着他的胸。“你那是什麼表情呵……你是不是在暗示我就是那个会偷跑的人？”她气呼呼地说道。

“天呐……骋，她的神经线怎么那么粗！有点蠢。”宫辞摇摇头。

“睦小姐，辞的话是明示，不是暗示。”“你还敢说我是蠢？”睦心菱的声音扬了起来。

“事实上你是。”宫辞点点头。

睦心菱本想朝宫辞扑上去狠狠揍他一顿，瞿骋却拉住了她。

“你打不过他的。”瞿骋将睦心菱拉向自己的胸膛。

“你为什么帮他们不帮我呵？而且还藐视我？”睦心菱不悦地转而戳着瞿骋的胸膛说道。

瞿骋笑笑没说话。

“气死我了，我不要和你说话了。”睦心菱从瞿骋的胸前挣脱，气呼呼地上了楼。

“很单‘蠢’、很有趣的一个女人。”宫辞笑着说道。没想到骋会喜欢这种女人，真是令他们感到有些意外。

“别骂她。”瞿骋不悦地扬起眉，走到了酒柜前，拿了四个酒杯和一瓶威

土忌酒。

“将一个女人锁在家里，这不像你的作风。”从踏进客厅就没开口的卫翼，此刻才开口说道。

“我知道。”瞿骋将酒杯递给他们三人。“不过，和她一起住很好。”“但是……”饶闻欲言又止。

“怎么了？”瞿骋问道。

“据我所知，睦家已经开始寻找睦心菱的下落了，凭他们的能力是不可能查到你这里来的，不过……”饶闻看了瞿骋一眼。“你还是让她回去睦家吧。”“不！”瞿骋冷凝着脸说道。他放她回去，她怎么可能还会回来！她一定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了！“睦小姐的家人会担心……”饶闻继续说道。

“别说了。”宫辞拍拍饶闻的肩。“别说了，骋不高兴。”宫辞啜了口酒。

“不管睦家有没有可能查到睦心菱在骋这里，那都无所谓。他们可能与横跨黑白两道的‘瞿氏’起冲突吗？又不是头壳坏去！他们敢得罪‘瞿氏’？”饶闻知道宫辞说得没错，但是随便将人监禁在家里，似乎不太好。而当初他装锁时，也只是隐约的知道瞿骋挺“在意”睦心菱的，但也没想到他会将睦心菱“监禁”那么久。

“这不是什么很重要的问题，别太紧张了。”宫辞笑道。

“没错！”卫翼也点了点头。

“那没什么事了，我们要走了。”“嗯……”瞿骋点点头，却若有所思，目送着他们的背影离去。

第八章

女人的娇吟，伴随着男人粗重的喘息声，由那张十分醒目的水蓝色的大床传了出来。

床上交缠的两人，女的娇柔，拥有一身自皙的肌肤；男的阳刚，拥有一身如希腊神只般力与美的体格。

“心菱……”瞿骋的十指与睦心菱的十指交握，他的坚挺在睦心菱的双腿间不停地驰骋着。

“骋……”睦心菱紧闭着双眼，随着瞿骋的摆动起伏不定。

他的汗由他的额际流下，滴在她精致的脸庞上，睦心菱的长发遮盖了她的脸，瞿骋伸手将睦心菱的长发抚开。

“够了，……骋，够了……我不行了……”过多的激情令她有些承受不住，她不晓得为何今晚瞿骋会那么反常，动作也有些粗野。

瞿骋也在发出一声低吼后，抱住了睦心菱，转了个身，让她贴在他的胸膛上。

睦心菱住在这里已经两个月了，在拥有了她后，他才发觉自己并不孤单。

瞿骋心中一直有种恐惧；他不想放开她，怕一放开了，她就不会回来了。

而前几天饶闻的话，更加深了他的恐惧。

他强迫她留在他的身旁，但她呢？她的心是否与自己一样？他爱上这个娇嫩的睦心菱了，他知道的；他也未曾去否认过这个事实。

但，若她不爱他呢？许多的问题阻碍在他们两人之间，瞿骋的眉头微微皱起。

静静数着瞿骋的心跳，他温热的体温传达到她的；汗水交融在一起，她分不清这汗水是属于她、还是他的。

睦心菱逸出一声淡淡的叹息声，望着瞿骋。

“你怎么了？”“心菱，你爱我吗？”瞿骋第一次这样开口问她。

“嘿！不告诉你。”睦心菱拍拍瞿骋的脸颊，笑嘻嘻地说道。

“我爱你。”“我知道。”睦心菱笑得更是得意了。“为什么知道？”“你不爱我我会想将我拴在你的身旁，将大门全都落了锁，将我锁在屋内不准我偷跑吗？”睦心菱叹了口气。偎在瞿骋的胸膛上，好温暖。“我自认自己长得还不差，条件不错，但是比我好的女人，以你的身分及地位，随便找就一‘摊’了，但你仍如此对我，可见得你一定是爱我的。”哔哔哔……放在桌上的呼叫器响了起来。

“我去看一下，谁 call 我？”睦心菱拿起了睡袍套上，从瞿骋的身上起身，走到桌子前，拿起了呼叫器，看着呼叫器上头所传来的讯息。

姊……爷爷病危！速回！

睦心菱的身子跟跄了下，怎么可能？爷爷的身体不是一向很好的吗？

“怎么了？”瞿骋走到睦心菱的身旁问道。

“我爷爷生病了，我弟要我回去……”睦心菱十分紧张地说道。

瞿骋接过了呼叫器，一言不发地看着上头所显现的内容。

“你会让我回去吧？”睦心菱着急地说道。

“你会回来吗？”瞿骋的双眼直视着睦心菱，用着十分冷淡的声音说道。

他所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

“我会回来的。”“真的？”瞿骋的心中存着重重的疑虑。

“我真的会回来，就算你不锁着我，我也不会偷跑的。”睦心菱说道。

瞿骋叹了口气。“我相信你会回来，别背叛我！”“我不会的。”睦心菱用力摇着头。

“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希望你遵守你的承诺。如果你一个星期后没回来的话，那……你就不用回来了。”“骋……别这样……我一定会回来的。”睦心菱的手环抱着瞿骋的腰，倚偎着他。

“记住！别辜负我对你的信任。”“我知道。”睦心菱点点头。

“那就好，我派人送你回去。”没带任何的行李，睦心菱由瞿骋派人直接送到家里。

“老姊，你回来啦……”睦鼎钧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没啥反应，标准的电视儿童。

“爷爷呢？爷爷不是病危吗？你怎么还坐在沙发上悠闲地看电视？”睦心菱不悦地斥责着自己的弟弟。

“病危？”睦鼎钧冷哼了一声。

“怎么了？那不是你告诉我的吗？”睦鼎钧点点头，有些无聊地从沙发上起身，“是病危啊……”他上了楼，而睦心菱则跟在他的身后。

睦鼎钧开了睦轻的房门，睦轻正躺在床上。

“爷爷……”睦心菱噙着泪水，往睦轻的床边扑了过去。“我就知道你没

有我在旁边照顾你，你就快要‘嗝屁’外带‘升天’了，不过我现在已经回来了……你要振作一点！”“我只是感冒而已，还没有那么快嗝屁外加升天。”睦鼎钧不悦地说道，刚才听到睦心菱声音的喜悦，已不复见了。这是哪一门子的孙女，竟然诅咒自己的爷爷嗝屁升天，真是太不孝了！

“呜呜呜……爷爷你别说了……我就知道你一定是在安慰我……不想让我太伤心……其实你得了绝症了……”沉浸在自己哀伤情绪的睦心菱，根本没有去注意睦轻在说些什么。

“我说我只是小感冒而已！”“一定是病得快死了……”哭到这里，睦心菱还不忘从一旁的面纸盒里抽出一张面纸，用力擤着鼻涕。

“你很想我死是吗？”睦轻敲着睦心菱的头。

“都快死了……爷爷你的力气怎么那么大？”睦心菱抬头看着睦轻的脸，怀疑地说道。

“开口、闭口就是死！你是真的很想让我归西是吗？”“那是你说的。”“你这个不孝孙女！”“你不是病危吗？”“我不叫鼎钧这么 call 你，你会回来吗？玩得都忘记时间了。”“那你是……”“小感冒而已。”哇咧……睦心菱觉得自己都快晕倒了。“只是小感冒而已，害我流了那么多的眼泪，真是浪费。”睦心菱再抽了张面纸，丢到了垃圾桶里。

“你那是什么表情？”睦轻不悦地说道。

“下次不要玩这种游戏了，幼稚！”跪坐在睦轻的身旁，脚好酸呐……站起了身，脚还有些麻麻的。“你想去哪里？”“朋友那里啦！”她怕出来久了的话，瞿聘会不高兴。虽然一个星期的期限都还没有过，但是没什么事的话，还是先回到瞿聘的身旁较好。

“哼……朋友那里！”偎在门口的睦鼎钧嘲讽地说道。

“你那是什么表情？”睦心菱不悦地看着睦鼎钧。“我是你姊姊，好歹说话也要客气一点。”“我前几天找过秦桓蔚了，他说你早在刚到的第一天就被瞿聘给带走了。”睦鼎钧讥讽地说道。“他也算是你朋友吗？”“这……”睦心菱有些心虚地低下头。

“心菱，你说，这是真的吗？”睦轻有些震怒。

“还不说！”睦轻吼道。

睦心菱点点头。

“那你现在是急着回去找瞿聘是吗？”睦心菱再度点点头。

“我不准你回去找他！”“为什么？”睦心菱扬高了声音，不悦地问道。

“因为他不适合你。”睦轻强硬回道。

“我爱他、他也爱我！”“老姊，你也太愚蠢了吧？像他条件那么好的男人，怎么可能看得上你？你还是算了吧！”“不！我要回去……”“他看不上你的，别被他给骗了。”“他不会骗我的。”睦心菱的意志十分坚定。

“是吗？”睦轻说道。

睦心菱用力点点头。

“小菱，这样好了，你再帮爷爷偷一项东西。”“还要偷？”“没错。”“不要！我不要偷了。”“如果你将那样东西取到手的话，我就同意你和瞿聘在一起，而且结婚后，你们的第一个孩子还是得当神偷，这样好吗？”“可以拒绝吗？”睦心菱苦着脸说道。

“如果你不想回去见瞿聘的话。”“看来我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了。”睦心菱摇摇头。

“没错，如果你偷到那项东西的话，我就同意你们在一起。”睦轻是刻意刁难她的，其实他根本不看好睦心菱与瞿骋，只是想让她知难而退。

“好，爷爷你要我偷什么？”“这个。”睦轻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一本珠宝类的杂志。他打开第一页，指着上头的图片。

“爷爷，你要我的命是不是？”睦心菱吼道。睦轻要她偷的是这次的展品——“天使之泪”，也是这次展品里最贵重的首饰。为了避免宵小覬觐，保全公司与主办、协办的人员在这颗耀眼的红宝石四周布下了天罗地网，根本不是普通人可以接近的。

“偷不到的话，你还是放弃和瞿骋在一起吧！我根本不看好你们。而且……长痛不如短痛。”“不！我偷！”“老姊，你傻了是吗？”睦鼎钧吼道。“一个不小心的话，你的命就没了！”“没关系！”睦心菱摇摇头。“我去偷，偷到手的话，爷爷，你就得遵守你的承诺。”“这是当然。”为了避免听到瞿骋的声音会让自己分心，睦心菱这些日子都没和瞿骋联络。

七天约定的期限早已经过了，睦心菱也知道；而要偷到“天使之泪”，也不是短短七天可以做到的。

这几天，她有空时就去展览的会场勘查地形以及会场的监视系统。在确定可以动手已是两个星期之后了。

一身的黑色夜行服，睦心菱利用夜晚的保护色偷偷潜入约一百来坪的会场里。

戴上了红外线眼镜，一条条交错的光线在她面前呈现。“啧！真是致命……”她从小背包里拿出了一张纸，往地板一放；确定没有任何的机关后，俐落地闪过了那些光束，来到了存放“天使之泪”的玻璃柜前。

虽然“天使之泪”近在眼前，但是睦心菱却不敢大意。由于事情太过于顺利，更令她升起一股不祥之感。

拿出了切割玻璃的用具，睦心菱在玻璃柜上开了一个小小的圆洞，戴上手套，手伸入了展示柜里，拿起了“天使之泪”。

到手了！在确定是真品之后，她将放入红色绒布袋里，迅速丢入了小背包里往回走。

在她快要到达会场的门口时，一声警铃声响起——“怎么可能？”睦心菱不敢相信地回头看，会场内的两扇门已迅速打开了。

一定是拿走“天使之泪”时触碰到警铃的，要不然就是……那个桌子有装感应这颗宝石重量的仪器，只要一取走它，便会同时触动警铃！

“该死的！”她毫不迟疑，往门口冲。

“站住！”警察喊道。

会站住才有病！睦心菱在心里想道。

“不站住就要开枪了。”几名警察说道。

车子就在门外了，得快一点。

睦心菱没有停下脚步，反而跑得更急促，警察在逼不得已之下开了枪。

“哼……”睦心菱闷哼了一声，子弹从她的腿贯穿而出。

忍着痛，她硬是咬着牙关，跳上了敞篷车，俐落地开车离开了。

“爷爷，我将东西拿回来了……”睦心菱有气无力地喊着。

“拿回来了？”睦轻从沙发上起身。

“没错！”睦心菱点点头，小腿中弹的部分就像烈火在烧一般。她将小背包丢给了睦轻。“东西在里面。”睦轻打开了背包，由那个红色的绒布包里倒

出了一颗红色的宝石——果然就是“天使之泪”。

“你竟然拿到了……”睦轻不可思议地说道。“我可以和瞿骋在一起了……爷爷，你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睦心菱苍白着脸说道。

“你要去找瞿骋就去，被抛弃的话就别回来！”睦轻点头，说出了狠心的话。

“我知道！”睦心菱点点头，走出了睦家。

她还是违约了！瞿骋的眼里偶尔会显露出十分复杂的情绪。已经过了两个多星期了，睦心菱都没有和他联络。

果然，她根本是不在乎他的，她只是安抚他而已，让他可以轻易地打开牢笼，好让那只美丽的金丝雀飞离他的视线……前几天，他一直都在等她的电话，以为她发生什么事了，但是她根本连电话都没。

这样的她令他太寒心了！

和饶闲坐在酒店的包厢已经许久了，在他身旁围绕了几名妖艳、穿著暴露的女人，而饶闻只是静静坐在一旁。

“瞿董，喝嘛！你第一次来这里，可得多喝一点。”坐在瞿骋左手边的女人如滑溜的水蛇一般，攀附着他，抚着他精壮的胸膛说道。

“是呀！难得来嘛！”瞿骋面不改色地灌下女人所递来的酒，脸上的表情却是阴郁得骇人。

“骋，你那种表情挺吓人的。”饶闻笑道。

“不用你管。”“这不太好吧！”饶闻摇摇头。“难道是为了睦心菱吗？”

“不是！”瞿骋摇着头。

铃……瞿骋的手机响了。饶闻看瞿骋没有伸手去拿桌上的手机，于是自动帮瞿骋接了电话。

“喂……”“请问瞿骋在吗？”“在！等一下。”饶闻将手机递给了瞿骋。

“谁打的？”“我想应该是睦心菱吧！”瞿骋接过了手机。“喂……”“骋，是我。”“你还打来做什么？”瞿骋十分冷淡地说道。

“我知道是我不对……”睦心菱的声音紧张了起来。“我这几天有事才没有和你联络的。”“是吗？”瞿骋摆明了不相信睦心菱的话。

“真的！你现在在哪里？”睦心菱问道。

“你要过来吗？”“是……”“我在‘金森酒店’。”“那我过去找你。”瞿骋收了线。

睦心菱挂上了电话，从公共电话亭走了出来。

她一心想见到瞿骋，根本没时间小腿上的枪伤做包扎，黑色的衣服掩饰了红色的鲜红伤口。

在见到瞿骋后，她会告诉瞿骋，她爱他，而且愿意和他一起生活一辈子。一辈子？听起来就像是受到幸福所围绕一般……一张十分美丽属于他们俩的未来蓝图。

睦心菱跳上了敞篷车，往“金森酒店”驶去。

金森酒店“就是这里吧！”睦心菱停了车，走入了酒店里；而一入酒店，她便被带到了四楼的一间包厢前。

“瞿先生在里头等你。”服务生说道。

“谢谢！”睦心菱点点头，打开了门。

而在开门的一刹那，她愣住了。瞿骋裸露着胸膛，任周围的女人抚摸着。

“骋……” 睦心菱的声音有些哽咽。

“怎么？来了？速度还挺快的。” 瞿骋的眼中满是鄙夷的神色，他用十分冷漠的口吻对着睦心菱说道。

“你……这是怎么一回事？” 她看着坐在一旁的饶闻，再看着瞿骋，等着他给她的解释。

“睦小姐，这是……” 饶闻要解释，却被瞿骋给制止了。

“闻，这不关你的事！” 瞿骋冷冷地说道。

而饶闻也识相地闭嘴。

“瞿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睦心菱的声音冷了些。

“如你所见。”“为什么？”“呵……” 瞿骋的唇角微扬，露出了讥讽的笑容。“你爱我吗？” 他对着身旁的女人问道。

“当然……嘻……” 身旁的女人露出娇媚的笑容，偎在瞿骋的身旁。“怎么可能有人不爱瞿董的呢？” 瞿骋拿出皮包，从里头抽出了一叠千元大钞，往桌上一放。“这些全都是给你们们的。”“谢谢瞿董。” 女人抱住了瞿骋，在他的脸上送上香吻。

“你不是爱我吗？” 瞿骋望着睦心菱说道。

睦心菱心痛地点了头。

“过来！” 瞿骋向睦心菱招了手。

睦心菱僵着身子，笔直地走向瞿骋。

“坐上来。” 瞿骋指着自己的脚。

睦心菱站在瞿骋的面前，没有再前进。

“怎么？你不是说你要我吗？这么一点事都做不到？”“骋，别这样。” 饶闻实在看不下去地出声说道。

“闻，我说最后一次，不关你的事！” 瞿骋冷冷地警告。

睦心菱听到瞿骋的话后，坐在他的腿上。

“呵……” 瞿骋的手扣住了睦心菱的下颚。“你以为我会有多爱你？你把我当傻子耍是吗？”“我没有……”“没有？呵……”“我是真的有事！”“有什么事？” 睦心菱看着瞿骋那双嘲讽的双眼。“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是吗？那你又何必问我！”“你真的以为我多爱你！” 瞿骋把住睦心菱下颚的手松开了，搂住睦心菱腰身的手，力道突然加深了些。

睦心菱不懂，她不懂为何一向温柔待她的瞿骋会变成这样！她茫然的眼，看着眼前那张依旧十分熟悉的脸，她还曾用双手去触碰过它。但是为什么才短短的几个星期，竟然就变得如此陌生？小腿的疼痛麻痹了她的知觉，她无法开口，血色一点一滴由她的脸上褪去，她的脸颊有些苍白。

“你们陪我是要钱的，对吧？”“讨厌！瞿董你怎么这么说嘛……” 又是一阵娇笑声。

“但她不用。” 瞿骋看着睦心菱说道，他的嘴角轻佻地扬起了一丝笑容。

“坦白说，她是我遇到最便宜的女人了，上床后也不用付钱！”“呵……”“够了！” 睦心菱的心碎了，她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们知道吗？她还以为自己有多么清高，想回来我身边就可以回来的吗？笑话！”“我说够了。” 睦心菱再说了一遍。“松开你的手。” 瞿骋放开了睦心菱，睦心菱缓缓由他的腿上起身。

“怎么？动作怎么那么慢呐……瞿董，她怎么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呀……” 坐在瞿骋左手边的女人娇嗲地边拍瞿骋的胸膛边说道。

“不关你的事！”瞿骋冷冷看了身旁的女人一眼，她马上噤声。

睦心菱走到了包厢的门，瞿骋开口唤住了她。

“还有事吗？”“我从不自白玩女人，当然你也不会例外。”瞿骋从皮包里抽出了几张的千元大钞。

“看你这阵子的表现还可以，就值这个价格了。”他将钱，地上一丢，五、六张的千元大钞散落在离睦心菱不远的地上。

“谢谢！”睦心菱寒着脸，蹲下来将地上的钱全都捡起来。“没什么事了吧？如果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就打扰几位兴致了。”她昂首走出了包厢，原来那张美丽的蓝图是那么脆弱呵……轻轻一撕就会变得残破不堪。

而那张蓝图从头到尾就只是自己在编织而已……“骋，你又何必这么说呢？也许她真的有事也说不定！”饶闻摇着头。

“哼……有事会连一通电话也没有吗？我早跟她说过了，她在一个星期里没有回来的话，就不用回来了。”“但是……”“骋，你最近的话太多了！”瞿骋警告着。

“对不起。”“呀……”坐在瞿骋身旁的女人突然惊叫一声。

“叫什么啦！等一下吵到瞿董……”“你是不是那个来啦……真是的！将我的裙子弄得那么脏！”女人不悦地看着自己白色绸缎的旗袍下摆，沾上了一点一点的血迹。“哪有！你别乱说……”“真是的！”“会不会是刚才那个女人呀……”“说不定哦……”饶闻的眼往地上一瞄，发现地上有着点点的血迹。“骋，你看地上的血，会不会是睦心菱受伤了？”他怀疑地问道。

瞿骋站起了身，感到裤管有些黏稠，于是伸手一碰，果然，上头全是暗红的鲜血。

“该死的！”瞿骋咒骂了一声，大步地追了出去。他记起了她那一身黑色夜行服，若是受伤的话，是看不出来的。

茫然走出酒店的睦心菱不知该何去何从。

爷爷说的对，花心的瞿骋根本不适合她。而为了和瞿骋在一起，她早就说过，如果被瞿骋抛弃，她是不会再回到睦家，免得丢睦家的脸。

凄楚地笑了声，左小腿的疼痛越来越剧烈，而她的意识也越来越模糊，终于她的身子在摇晃了几下后，软软地瘫倒在地上。

而一辆正好由她附近驶过的轿车救了她。

而等瞿骋走出门口时，根本不见任何人影……

第九章

八个月后。

轻薄的短发，再加上细致动人的五官，睦心菱一身轻便的服装和一名十分可爱的女孩走在校园里。八个月前在“金森酒店”前晕倒，多亏了她身旁的姜士欣救了她。由于她受的是枪伤，不方便送医，于是姜士欣在医院当实习医生的哥哥姜振庆便帮她医治，还好伤势不太严重，只是她的脚没办法像以前一样灵活地运动，而有些跛；不过也要看得十分仔细的人才会察觉出来。

为了让家人放心，她偶尔也会打通电话回家报平安。

知道姜士欣也要准备考二技，于是睦心发就跟她一起读，告诉自己要
将瞿骋忘掉。

就这样，两人顺利考上了一所私立的技术学院。

“听说下个星期五下午有一场演讲，学校邀请了一名知名的企业家来演
说，好像每个人都要去。”姜士欣摇头晃脑地说道。

“一定要去呀？下个星期五我中午有事耶！得去打工。”睦心菱的眉头皱
了起来，真是有点为难，她早就和餐厅的老板娘说好了，星期五的中午会过
去帮忙包便当。

“你怎么每天都在打工呀！偶尔放一下假嘛！体会一下当学生的乐趣呀。”
姜士欣摇着头。

“要存下学期的学费、生活费……啊！对了。”睦心菱拿出了皮包，从里
头抽出了五张千元大钞，“这是下个月的房租。”“不用了。”姜士欣不悦地说
道。“不是告诉你不用给吗？反正我家的空房间多得是！”“这样我会很愧疚
的，振庆医好了我的腿，我又赖在你家白吃白喝……”“没关系啦……”姜
士欣摇摇头。

“小欣，如果你不收下的话，那我过几天就搬走。”她严肃地说道。

“唉唷！”姜士欣勉强收了下來。“你今天还要打工吗？”“是呀！”睦心
菱点点头，看了下手表快上课了。“快要上课了……第一堂是大刀桂的课，
迟到必当的……快跑！”“对哦！快跑呀……”总裁办公室八个月了，完全没
有睦心菱的消息。瞿骋根本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了，靠在椅背上，脑子里充斥
的全都是她的身影。

“总裁，‘XX 技术学院’邀请你这个星期五下午到他们学校去演讲。”一
阵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瞿骋睁开了眼。“请副总裁去！”“这……”秘书露出了十分为难的神
色。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原本他们邀请的是两位副总，但是他们
临时有事，所以不能去。”“是吗？”他思考了一下。“那就我去。”其实瞿骋
根本不想去演讲，但既然饶闻和宫辞都已经答应他们了，就勉强去一趟。

睦心菱的头上包着头套，嘴上戴着口罩，手脚十分俐落地包着便当。
今天下午有演讲，得快点将这些便当给包好，她在心里想道。

“心菱，就剩最后几个了？”一名盛饭的太太说道。

“是呀！”睦心菱点点头。

“今天动作怎么这么快？”站在她身旁的欧巴桑问道。

“等一下还得去听演讲。”“几点？”“一点。”“一点？现在已经十二点三
十五分了，你还是快去吧！”欧巴桑亲切地说道。

“这……不太好吧！”睦心菱摇了摇头。

“有什么好不不好的！快去啦！”欧巴桑走到柜台前拿了两百元给睦心菱。

“这是今天的工资。”“那我就先走了。”睦心菱每天中午几乎都会来这间餐
厅帮忙包便当，一个小时两百元，算是挺好赚的。

“那就快去吧。”“谢了！阿桑，明天见。”睦心菱挥了挥手，骑着放在便
当店门口的机车，回到了姜士欣的家中。迅速梳洗了一下，换上了衣服后，
她连忙拿着小背包往学校走去。

睦心菱走得很急，但走到学校时，已经一点了。

走过学校大门的停车场，一辆熟悉的奔驰车吸引住她的视线。瞿骋？

她的脑海中突然想起了这个她试图遗忘的名字。

不！不可能的！

她摇了摇头，露出了个苦笑。怎么自己还惦记着瞿骋呀……不是告诉自己瞿骋早已挂掉升天了，她生命里根本没有这两个字了。

“神经病。”对自己咒骂了一声。想太多了！全台湾开奔驰车的人多得是，士欣的哥哥不也是开奔驰车吗？走进了财金大楼的礼堂，礼堂里早已坐满听演讲的学生。

睦心菱左右张望着，希望能看到姜士欣的身影。

但无奈的，她所看到的，全是黑鸦鸦的人头。

“小欣到底是坐在哪里呢？”睦心菱皱着眉说道。往后退了一步，她刚好和身后走入的人相撞。

睦心菱跌在地板上。她没看清楚那人的长相，但自己先撞上他，总是不对。”对……对不起……你有没有事？”好熟悉的声音，就像只有在梦里可以听到的一般。原本瞿骋是打算走前门的，但是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因为眼前娇小女孩的身影有点像睦心菱。但是那一头短发……她以前是留长发的。

而且……天底下身型相似的人多得是！

在如此告诉自己后，瞿骋笔直地往前走，却没想到对方会突然往后退。

“我没事。”瞿骋扶住了睦心菱，企图从她微乱的短发里看到她的面孔。

如此低沉的嗓音……她不会忘记的……将垂落的发丝往一旁的耳后拨，她抬起头来。

就在这一瞬间，两人都愣住了——“心菱……”最先回神的瞿骋惊喜地唤道，平静无波的眼神里，闪了簇小小的火花。

这一声叫唤同时也唤回了睦心菱早已远扬的神智。其实睦心菱内心的激动也不下于瞿骋。

睦心菱伪装好自己，冷淡地开口说：“瞿先生，请放开我！”她拨开了瞿骋的手，想走出礼堂。

没想到那辆车真的是他的。

“你怎么会在这里？”“不关你的事。”睦心菱走过了瞿骋的身旁。

瞿骋拿出了手机，拨了串号码，要人来接手这次的演说；然后一把抱起了睦心菱。

“做什么啦……放开我！”睦心菱用力捶着瞿骋的肩膀。“你以为你是谁呀！”

“快放开我……”大庭广众之下，上百双的眼睛在注视着她。天呀！可耻……她还要不要做人呐……真是丢脸，她在心里哀嚎着。

“放开我！”睦心菱低吼着。

瞿骋抱着睦心菱，大步跨出了财金大楼，走到中庭的凉亭里才放开她。这一连串的举动使得一大票要听演讲的学生都好奇地趴在阳台上看热闹。

睦心菱坐在石椅上，脸上满是恼怒的神情。

“心菱……”“拜托，瞿骋，你以为你在做什么？我们早已没有任何瓜葛了！”睦心菱怒吼道。

“对不起，我误会了你，但我那时追去找你，你已经不在了……”瞿骋十分愧疚地说道。

睦心菱冷凝着脸。“我没空听你一堆废话。”“你的腿怎么了？”瞿骋关

心地问道。

“不关你的事！”“这八个月来，我都在找你。”“找我做什么？我偷了你什么东西吗？”睦心菱的双手交叉着。

“没有。”瞿骋摇摇头。

“那你还找我做什么？想要那几千块是吗？你等一下，我看看我的皮包里有没有！”真要命，在她缺钱的时候，还来找她要钱。“我不是要那几千块。”“你实在太客气了点，要就说嘛！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睦心菱嘲讽道。

她从黑色的小背包里拿出皮包，小本的记事簿不小心掉了出来。

瞿骋弯下身，捡起了那本小记事簿。

瞿骋随意翻着记事簿，里头全都是密密麻麻的文字，例如：一天的早餐、午餐多少钱……等等。

没想到她的生活拮据成这样，一餐二十元就解决了；而最令他气忿的是记事簿上排得满满的，都是打工，大部分是一天做两处，但也有一天去四个地方工作的。

“该死！你就不能好好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吗？”瞿骋不悦地说道，难怪刚才抱她时，没什么重量，比他印象中的还轻。

“不关你的事。”睦心菱抢回了自己的记事簿，放回了小背包，再打开皮包。

一看只有四百元，她才想到上个星期拿给姜士欣五千元，自己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还给瞿骋。

负担加重了！唉！摇了摇头，以后得缩衣节食了。

“怎么了？”瞿骋问道。

“喏……先还你四百元，这些就当是利息好了。”“不用了。”“不行的！将钱还完之后你就别来找我了，我没欠你什么。”睦心菱顿了下。

“就下个星期六好了……星期六我一定有钱还你的。”她将钱递给了瞿骋。

“我说不用了……”瞿骋挥开了她的手，钞票立即自她的手中散落，落在大理石的地面上。

睦心菱被瞿骋粗鲁的一挥，跌坐在地上。

“好痛……”睦心菱痛呼了声。“你以为你有钱就了不起吗？这些全都是我打工所领到的钱……”她忍着痛将地上的四百元收好。

“你的脚怎么了？”刚刚瞿骋注意到了，她的左脚有些无力。

“不关你的事！”睦心菱有些狼狈地站起了身。

瞿骋不顾睦心菱的反抗，将她扶到石椅坐下。

“走开！我不会感激你的……”为何她就是那么心软，在他无情的对待、伤害她之后，她看到瞿骋不经意流露出的温柔还会如此悸动。

自己怎么那么没用！要硬起心肠对待他呀……想想瞿骋以前怎么对待你的！他把你当成廉价的妓女一般！睦心菱开始做心理建设，强迫自己讨厌瞿骋到底。

“我不要你的感激！”瞿骋蹲下身来。

“你想做什么？”睦心菱有些惧怕地看着瞿骋。

“别动！我看一下你的左脚。”“不要！放开我……”瞿骋不顾睦心菱的反抗，硬是拉起了她的左脚裤管。

“不要……别看……”她十分着急地吼道。

睦心菱的左小腿上有一个明显的伤痕，而这种伤痕是——枪伤。

“你的脚……这怎么来的？”面对瞿骋的关心，睦心菱的心跳加速。“被警察开枪射中的。”“开枪射中？”睦心菱叹了口气，点点头。“去找你的那天，我爷爷要我偷到‘天使之泪’才准我和你在一起，而脚伤就是那时候警察开枪射到的。”“你为什么不说？”饶闻猜得没错，那些暗红的血迹果然是睦心菱受伤流下来的。

“呵……”想起了那天去找瞿骋所受到的屈辱，睦心菱什么心软、悸动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露出了讥讽的笑容说道：“那一天我好像没什么机会说出那件事，而且你也那么忙，根本没时间听我的解释。”“我以为你根本不想回来了。”“那我为什么还去找你？”睦心菱吼道。“你拿钱砸我的自尊，那样你又想证明什么？”瞿骋不语。

“不说话是吗？很好！我还有事，没空陪你在这里瞎搅和了。”她拉下裤管，背起了小背包，走入了礼堂。

而瞿骋则是站在原地，看着睦心菱远去的身影……叩叩……敲门声响起。

“进来。”坐在床上的睦心菱说道。

“心菱，嘿嘿……我们是朋友吧？”姜士欣带着十分贼的笑容走进了睦心菱的房间。

“是呀！”睦心菱点点头。

“那我问什么你都会说吧？”姜士欣跳上了床，笑咪咪的。

“看你想问什么。”“就是下午那位嘛……原本要来演讲的，你认识他呀？”哇！他真的好酷喔！

身上散发着一股王者的风范；而那种有些冰冷的气息，又有一点像是黑社会老大。

睦心菱点点头。“他很帅耶！”“是不错。”“他有没有女朋友？”“不知道。”睦心菱摇摇头。

“今年几岁？”“不知道。”“结婚了没？”“不知道。”“我的天呐……你这还算是认识他？认识他还一问三不知？”“就是不知道，别问我了。”也许她是该考虑搬家了，以瞿骋的能力来说，知道了她的学校，要找她根本不算是什么困难的事。

但是搬了以后，还不是马上就会被抓到了？还是乖乖地在这里束手就擒好了，还省点力气。

也许会像上次在桓蔚家一样，睡个好觉，隔天醒来就变成睡在瞿骋的床上了。

唉！叹了口气……自己又在胡思乱想了。她知道自己有多爱瞿骋，但是也知道他对自己的伤害有多大。

她想念他那温暖的臂弯，同时也害怕决裂时那双讥讽无情的眸子。

“心菱……”姜士欣不耐烦地再度唤了声。

“啊？”睦心菱回过神来。

“他和你之间该不会有什么不寻常的关系吧？”姜士欣用“雷达眼”开始侦查着。

“嘿……当然没有！”“没有？那为什么你的笑容那么可疑？”姜士欣眯起了双眼。

“眼睛已经很小了，再眯起来的话，就像是绿豆一样。”“别岔开话题！”

“哎唷……我说我以前和他同居过，你相不相信？”睦心菱笑看着姜士欣。

“你和他同居？”姜士欣将睦心菱从头看到脚，来回仔细打量。“嘿！怎么可能嘛！”

“分别就是骗我的。”她摇着头。

“我就是骗你的呀！难道你相信吗？哈哈……怎么那么笨呐……”睦心菱爆笑出声。

“你耍我？”“是啊！”睦心菱点点头。

“那你惨了，这就代表你欠揍！看我的‘飞天枕头弹’……”姜士欣拿起了枕头，往睦心菱的头上丢去。

“看我的‘天罗地网’……”睦心菱也开始不甘示弱地反击。

半夜两点。

睦心菱被一阵奇怪的感觉给唤醒，睁开了有些迷蒙的双眼，她看到了瞿骋。

“你……”瞿骋拉高了睦心菱的丝质睡衣，不停地在她的蓓蕾上逗弄着。

“不……不要……”瞿骋在睦心菱的脸上洒下细碎的吻，然后深深吻住了她。

“唔……”睦心菱挣扎着，直到他的吻落在她的胸前用力地吸吮着，她才倒吸了口气。

“不要……”睦心发低吼道。

瞿骋不顾睦心菱的反对，手滑到她光滑的下腹，硬是将手伸进了她的底裤里。

睦心菱扭动着身体，发出了细碎的呻吟，手也不停地推拒着。

“别叫出声，你忘了你朋友就睡在你隔壁吗？”瞿骋的手探到了她的私处，伸了进去。

“你好过分！”睦心菱不停地摇摆着臀部，却又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

“是吗？”瞿骋修长的手指开始在她体内抽送着。

“啊……”睦心菱忍不住逸出了声呻吟。

叩叩……敲门声响起，伴随着姜士欣的话传了进来。

“心菱，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瞿骋的眼眸充满笑意地看着睦心菱，手指的动作也停了下来，等待着她回答姜士欣的话。

“你好过分……”睦心菱忿忿地看着瞿骋。

“是吗？”瞿骋故意的再抽送了下手指，令睦心菱惊喘出声。

“心菱，开门呐！”“回答她。”瞿骋命令着。

“没事！没事……作了噩梦而已。”“是吗？那就好，有什么事情叫我一声。”“知道了，对不起……吵醒你了，你去睡吧！晚安。”“晚安。”瞿骋脱去了他的衣服，拉开了睦心菱的双腿，用力将坚挺送入了她体内。

睦心菱再度弓起了身子。

瞿骋的身子不停地律动着，睦心菱为了防止自己喊出声音，紧紧咬住下唇。

将睦心菱的双腿搭上了自己的肩，瞿骋的手托住了睦心菱的臀部，更用力地冲刺着……“你好过分！那时是你不要我的……”睦心菱流着眼泪，背对着瞿骋说道。

“我以为你是故意不回来的。”“但是我真的有事呀……你为什么就不听我解释？”瞿骋的长手一伸，搭上了睦心菱的肩，将她搂向自己。“我气坏

了。”“为什么还要回来找我……”她在他的怀里抽噎哭泣着。

“我很想你。”瞿骋说道。

“想我？我不想你呀！”“你说谎……”瞿骋叹了口气。

“是！我是说谎，逼自己不要去想你、要彻底讨厌你！但就是做不到……”

“我爱你！甜言蜜语我说不出来，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吗？”“什么意思？”睦心菱不解地抬起头。

“嫁给我。”他真挚地说道。“你是认真的吗？”“当然。”瞿骋的脸颊有些微红。“你还没告诉我，你爱我吗？”“当然爱你呀……”睦心菱破涕为笑。

“那天我原本要告诉你这件事的，但是你一直不听我的解释。”“我知道那是我的错。”“算了！我原谅你了。”“真的？”睦心菱点点头，瞿骋抱紧了她。

姜士欣一早起床，走出了房间，就看到瞿骋和睦心菱坐在餐桌前吃着早餐。

“你是……瞿骋？”她不可思议地说道。

瞿骋转过身，朝姜士欣点点头。

“心菱麻烦你照顾了。”“你……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睦心菱不好意思地看着姜士欣，再看了看瞿骋，决定将问题丢给瞿骋来回答。

“我和心菱就要结婚了。”“什么？”姜士欣不可思议地扬高了声音。“那心菱说她和同居过是真的还是假的？”难不成她昨日说的都是真的？“真的。”瞿骋点点头。

“对了，对了……”姜士欣拍拍自己的脑袋瓜子。“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没有听到电铃声，你何时来的？”“昨晚。”“昨晚？昨晚几点？”她听到很奇怪的声音不会就是……姜士欣讶然地看着他们，他们在房间里……“半夜。”“骋，别说了啦！”睦心菱的脸都红了。

“那你们真的是在房间里……”用“上床”好，还是“做爱”好呢？姜士欣思考着自己的用辞。

“对。”“不是叫你别说了吗？”睦心菱咬着吐司，不悦地说道。

“等……等……我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怎么进到我家的？按门铃吗？”“不是……我是开锁进来的。”“开锁？”姜士欣扬起了声音。

“怎么可能？我家的锁是请专人设计的。”“该换了。”瞿骋说道。

“是吗？”姜士欣搔搔头。

“小欣，要不要吃吐司？”“不用了！”姜士欣摇摇头，望着眼前甜蜜蜜的两人，她真不知该说什么。

尾声睦心菱由瞿骋陪同，回到了睦家。

“你这丫头，还知道要回来呀……”睦轻激动地说道。他那时候对睦心菱所说的是气话，没想到睦心菱竟然会当真。

“爷爷……我好想你……”睦心菱抱紧了睦轻。

“乖乖！”睦轻欣慰地说道，转头看向瞿骋。“你不是不要我们心菱了？还来做什么！”他吼道。

“那是误会。”“误会？”睦轻从鼻孔哼了一声。

“我今天和心菱来是要告诉你们，我们要结婚了。”“不准！”“爸！”睦心菱的父亲摇了摇头，要睦轻不要那么激动。

“心菱，他有没有答应我所开的条件？”睦轻突然转头看着睦心菱问道。

“什么条件？”睦心菱忘了。

“就是把第一个孩子交给我，让我将他教导成‘一代神偷’呀！难不成

你忘了你曾经答应我的事？”“不，这当然没有，怎么敢忘呢？”“那就好。”睦轻点点头，看着瞿骋。“怎么？答不答应？”瞿骋听到睦轻的话后，眉头皱了下来。“一代神偷？”他不解地看着睦心菱。

“就像我一样。”睦心菱点点头。

像睦心菱这样的神偷岂不糟糕？她根本不能算是“神偷”！只能算是一只“三脚猫”而已，偷窃的功夫烂得可以，而且拳脚功夫又不行，怎么算得上是神偷？如果以后将他们的孩子交由睦轻训练的话，那他们孩子的小命随时都会有危险……他不太放心。

看着瞿骋紧皱的眉，他该不会不同意吧？！睦心菱有些担心。

“骋……”睦心菱忍不住唤道。“怎么样？你的意思呢？”“没问题。”瞿骋想了想，反正天大的事还有他的“影帮”撑着，怕什么！

“真的？”睦轻不相信地再问了一遍。

“当然。”“那就这么说定了，我要将心菱的孩子培养成第六十代的神偷……”睦轻一想到那种景象就十分快乐。

睦心菱坐在霍聘的身边，轻轻靠着他，手中还拿了当季的婚纱目录。

“骋，爷爷的事你真的答应他呀？”她不停地翻动着目录说道。

“说话算话。”瞿骋点点头。

“我们以后的小孩，可能……”“很危险”三个字，睦心菱实在是说不出来。

“放心好了。”“为什么？”“当孩子出任务的时候，可以派人跟着他。”

“说得也是。”这样应该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那她就放心了！“这件怎么样？”睦心菱指着一套剪裁大方、缀有蓝色蕾丝玫瑰花的婚纱，说道。

“不错。”“那这套怎么样？”她又指着另一套。“很好。”“我觉得都很美丽。”“喜欢就全都买回家吧……”那点小钱瞿骋才不看在眼里。

“真的？”瞿骋点点头。

“太好了，那我们宴客时，我要换十套婚……”睦心菱喜孜孜地搂着瞿骋的颈项，重重吻了他的脸颊一下。

“只要你不累的话……”瞿骋笑道，回吻了睦心菱的脸颊。

一股暖流流进了瞿骋的心里，认识了睦心菱后，他真的不再孤独了。也只有这个“妙妙女神偷”可以温暖他那颗沧桑的心吧……（全书完）
编注：有关宫辞与桑音的爱情故事，请看蔷薇情话系列第415号“爱上黑帮大少”。

有关卫翼与季舞彤的爱情故事，请看蔷薇情话系列第423号“狩猎郎心”。

